皇清經解續編

F1-12
698
25-0

魯詩遺說攷七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國風七

會風

羔裘

潛夫論志姓氏篇會在河伊之閒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缺]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譜云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鄶國爲鄭武公所滅也此據史記楚世家正義引與今本詩譜微異毛詩正義云國語鄭語祝融氏後八姓妘姓鄢鄶路偪陽也八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

處其地焉以妘姓之中又有鄢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史記楚世家云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四曰檜人案世本會人卽檜之祖也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

羔裘逍遙

王逸楚詞九章注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 補

喬樅謹案楚詞注引詩羔裘作狐裘此轉寫之誤也

素冠

魏書李彪傳曰周室淩遲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卽戎素冠作刺 補

喬樅謹案李彪此義與毛傳異當爲三家詩說今據列女傳引詩爲證杞梁戰沒其妻殉死之事疑彪之所說卽魯詩義彪生於宋代去漢晉未遠魯詩遺說當有存者故得據以爲言又魏書稱彪篤學不倦漁陽高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於悅家手鈔口誦不暇寢食以彪之博覽羣書則魯說之散見百家者固嘗及見之也

棘人欒欒兮

高誘淮南任地篇注棘贏瘠也詩曰棘人欒欒兮 補

說文肉部欒臞也詩曰棘人欒欒 補

爾雅釋故癵病也舍人曰癵心憂傷之病也 釋文補

喬樅謹案毛詩棘人欒欒乃欒之叚借說文所引詩蓋據三家之文亦正癵字卽欒之或體許書有欒無癵魯詩當作

孌孌淮南任地篇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誘以棘爲羸瘠與毛傳訓棘爲急義異高氏用魯詩之訓也今本引詩作棘人之欒欒此後人轉寫舛錯當作棘人孌孌兮爲是舍人亦疋注亦用魯說心憂而憊故病羸瘠也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補

列女傳四齊莊公襲莒杞梁戰死其妻枕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引詩二語竝無兮字文從省也古人多有此例如棘人孌孌兮許氏說文引亦省兮字

蓫楚

樂子之無知

尒疋釋故知匹也郭璞注詩曰樂子之無知補

旖旎其華

王逸楚詞九辯注旖旎盛貌詩曰旖旎其華

喬樅謹案毛詩旖旎作猗儺傳云柔順也魯詩與毛文義竝異又劉向九歎惜賢篇結桂樹之旖旎兮王逸章句引詩文同校本云一作猗狔案司馬相如上林賦猗狔從風卽旖旎之或體也

匪風

潛夫論志姓氏篇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補

匪風飄兮

王逸楚詞九歌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

說苑善說篇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物之相得固微甚矣補

尒正釋器鬵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鬵爲鬵鬵涼州謂鬵爲鉹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溉之釜鬵補

喬樅謹案說文鬲部鬵鬵屬鬵鬵大釜也金部鉹下一曰鬵鼎然則釋器所謂鬵者亦指釜屬或以飯甑當之非也又溉字說文手部云概滌也从手既聲詩曰概之釜鬵概訓滌濯溉訓灌注二義各別陸氏毛詩釋文云溉本又作概案作概者是也溉字古文之叚借

王逸楚詞九嘆注鬵釜也詩云溉之釜鬵

曹風

蜉蝣

尒正釋蟲蜉蝣渠略郭璞曰蜉蝣似蛣蟧補

喬樅謹案方言蜉蝣秦晉之間謂之渠略說文蠆蟲蠆一曰浮游朝生暮死者浮游即蜉蝣也然則渠略亦蟲蠆之叚借耳

衣裳楚楚

喬樅謹案戰國秦策不韋使楚服而見高誘注云楚服盛服即用此詩衣裳楚楚之義馬瑞辰曰毛傳云楚楚鮮明貌案

說文鸕會五采鮮貌引詩衣裳鸕鷀蓋本三家詩楚楚卽鸕鷀之叚借鸕从盧聲盧从且聲楚从疋古讀如胥與且同聲故通用鸕鷀借作楚楚猶賓之初筵籩豆有楚義同韓奕之籩豆有且也

惟鶐在梁

尒疋釋鳥鶐污澤郭璞曰今之鶐鴣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污澤俗呼之爲淘河 補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續漢書輿服志詩刺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 補

尸鳩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荀子勸學篇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騰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補

說苑反質篇詩云鴋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鴋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補

喬樅謹案鴋鳩古字但作尸作鳲者今字也列女傳引詩亦

作尸鳩與荀子同而說苑引詩作鴡鳩此後人用今字改之

耳

列女傳一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魏芒慈母傳補

喬樅謹案荀子說尸鳩詩與說苑列女傳意旨相合則魯詩之說多本於荀子於此益見說苑所引傳卽魯詩傳也列女傳述詩義與說苑同皆據魯詩之文所謂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卽荀子事兩君者不容之義也說苑引詩言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今據荀子君子篇言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五者引詩其儀不忒爲證知魯詩卽本荀子爲說故有五者不離之語說苑蓋節引之非全文也

淮南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補

喬樅謹案此義與荀子勸學篇說詩大旨竝同淮南蓋亦本魯說惟兮字引皆作也與諸家異

潛夫論德化篇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交際篇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補

漢書鮑宣上書曰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

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 補

喬樅謹案諸習魯詩者說尸鳩之義詞無譏刺與毛異解宣亦不以此詩爲刺殆用魯說爲天牧養元元視之如一云云與說苑引傳君子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語意亦同

介疋釋鳥鴡鳩鵴鶻樊光曰春秋云鴡鳩氏司空心均平故爲司空孫炎曰方言云鴡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 春秋正義 補

鴡鳩在桑其子在梅

高誘淮南時則訓篇戴鴈戴勝鳥也詩曰鴡鳩在桑其子在梅是也 補

喬樅謹案鴡字今本譌作鳴緣淮南文有鳴鳩字而誤高於鳴鳩已有注解此引詩乃證鴡鳩之卽爲戴鴈也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荀子君子篇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忠者惇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楊倞注荀子仁此者也句云此謂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句此下舊有五者也疑此先王之道也句此下有五者二字故楊注云然說苑引詩傳亦有五者不離之語可證也今本荀子無五者二字文脫佚也

又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議兵篇引詩

列女傳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楚昭定姜傳補

列女傳一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衛姑定姜傳

何休公羊傳解詁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昭十八年補

風俗通義四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補

喬樅謹案此引傳與說苑引傳同益足證應劭之習魯詩也

下泉

愾我寤歎

王逸楚詞九嘆注愾愾歎貌也詩曰愾我寤歎遠逝篇補

喬樅謹案毛詩愾作愾箋云愾歎息之意又玉篇愾下引詩曰愾我寤歎廣雅愾滿也愾益齊韓之異文

豳風

七月

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補

又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補

喬樅謹案史記周本紀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

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又國語曰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之間
韋昭注謂在太康時其說非也史記言公劉避桀居豳自太
康至桀相距二百六十餘年公劉爲不窋孫於年代不合戴
震據史記言孔甲淫亂夏后德衰諸侯畔之謂不窋失官當
在孔甲時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城東三里有不窋冢
毛大可謂公劉遷豳應自不窋城遷不應自邰遷馬瑞辰曰
按毛說非也不窋失官以後至子鞠時必嘗復其稷官復居
于邰至公劉時又遭夏桀之亂復失其官乃自邰遷豳耳以
公劉詩涉渭爲亂考之水經渭水又東過武功縣北酈道元
注渭水又東逕釐縣故城南舊邰城也是邰在渭旁非自邰
遷豳無由涉渭取材也又公劉詩傳曰公劉居於邰而遭夏
人亂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西遷其民邑於豳焉按邰在
今武功縣豳今邠州豳在邰北百餘里不窋城又在豳北二
百餘里使公劉自不窋城遷是自外而遷于內非所以避中
國之難也

潛夫論浮侈篇明王之養民也愛之教之誨之慎微防
萌以斷其邪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
不可恣也李賢曰七月詩豳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
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後漢書王符傳注補

無衣無褐

蔡邕九惟文無衣無褐

儻彼南畝田畯至喜

尒正釋故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餉毛詩正義補

又釋言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毛詩正義郭璞曰今之嗇夫也補

又釋訓喜酒食也舍人曰古曰饎釋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尒正音義云饎舍人本作喜釋云古曰饎據此則知魯詩文亦作田畯至喜而喜字訓爲酒食與毛義異故鄭君詩箋從魯訓讀喜爲饎也舍人云古曰饎謂古卽以喜爲饎字李巡云得酒食則喜歡是李本尒正亦作喜字

春日載陽

張衡東京賦春日載陽辟綜曰陽暖也

喬樅謹案毛詩陽字無傳鄭箋云陽温也辟敬文訓陽爲暖當據魯故鄭箋之義亦本魯詩爲解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尒正釋訓祁祁遲遲徐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祁祁衆多也此訓爲徐義與毛異蓋從魯故

七月鳴鴂

尒正釋鳥鶪伯勞也樊光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鶪也以夏至來冬至去毛詩正義補

趙岐孟子章句五鴂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鴂應陰氣而殺物者也補

喬樅謹案鴃字毛詩正義引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七當爲五今據邠卿所引作七月是魯詩文與毛同七之非譌字明矣又攷御覽九百二十三載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鵙則伯勞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說與邠卿合曹植多用韓詩所引亦作七月是韓與魯毛詩文皆同也

高誘呂覽仲夏紀注鵙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 補

喬樅謹案此與趙岐孟子注言應陰氣而殺物說同

張衡思元賦鶨鳴而不芳李善注引服虔曰鶨鶨一名鵙伯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 補

四月秀葽

說文草部葽艸也从艸要聲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 補

喬樅謹案劉中壘此說卽釋魯詩之文段氏說文注云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葽一語之轉必是一物苦葽當是漢人有此語漢時目驗今則不識其味苦應夏令也陳啟源毛詩稽古篇云宋曹粹中詩說據今正葽繞棘蒐郭注謂今遠志也語又參以劉向苦葽之說以爲卽今藥中小艸案劉許皆漢人已訓此詩之葽爲苦葽其來古矣今藥中小艸味極苦濟醫家以甘草煮之方可用又有葽繞之稱曹說信爲有本

五月鳴蜩

尒疋釋蟲蜩螗蜋蜩螗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
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螗楚地謂之蟧蛄孫炎曰蜋五色具
蜩宮中小青蟬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方言云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閒謂之蜋蜩宋衞之
閒謂之螗蜩是蜩螗古有通稱也嚴粲詩緝以蜩螗不得爲
一物固矣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尒疋釋蟲斯螽蜤舍人曰斯螽今所謂舂黍也毛詩正義釋蟲
又曰蜤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毛詩正義
見文選注十二李巡曰一名酸雞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蜚螽本又作斯詩作斯同音私支反斯
螽卽斯螽古斯析同義陳風斧以斯之箋云斯析也是已莎
雞郭璞云一名樗雞蘇頌本艸圖經曰今在樗木上者人呼
紅娘子頭翅皆赤然不名樗雞蓋古今之稱不同耳馬瑞辰
曰釋鳥有翰天雞郭注云赤羽莎雞亦赤羽故同有天雞之
名當以頭翅皆赤俗呼紅娘子者爲是以其生樗樹上名曰
樗雞又有生莎草閒者故名莎雞也崔豹古今注乃謂莎雞
一名絡緯羅願尒疋翼疏以俗名絡絲娘當之非是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楚詞九辯哀蟋蟀之宵征王逸曰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也補

高誘淮南時則訓注蟋蟀蟋蜻蜓促織也詩曰七月在野補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高誘呂覽季秋紀注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補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時則訓注亦引此詩入此室處句

六月食鬱及薁

尒疋釋草薁山韭補

說文艸部薁艸也从艸奧聲詩曰食鬱及薁補

喬樅謹案薁毛詩作藚傳訓爲藚藚釋草山韭之訓蓋解魯詩薁字也邵晉涵疏引韓詩云六月食鬱及薁許書引詩正作薁然則三家今文皆不作藚字與毛詩異文

十月穫稻

蔡邕明堂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二十九補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高誘呂覽孟夏紀注酎春醞也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補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荀子大略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補

尒疋釋言綯絞也李巡曰綯繩之絞也毛詩正義補

趙岐孟子章句五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

將始播百穀矣 補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高誘呂覽仲春紀注詩云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開氷室取氷以治鑑以祭廟春薦韭卵 補

喬樅謹案高氏注呂覽季冬紀又引詩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句文同早毛詩作蚤鄭君禮記王制及月令注引詩四之日其早竝與高注合皆據三家今文攷淮南天文訓日至於曾泉是謂早食說文日部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據此是早爲正字蚤其假借之字也

鴟鴞

史記魯世家武王崩周公當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於衞封微子於宋窟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 補

尒疋釋鳥鴟鴞鵂鶹舍人曰鴟鴞一名鵂鶹 補

風俗通義四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補

喬樅謹案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云鵂鶹巢于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李善注引荀子云南方鳥名蒙鳩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是李善以鴟鴞爲即蒙鳩攷方言桑飛謂之工爵自關而東謂之鵂鶹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懿爵楊倞注荀子亦云蒙

鳩鶻鶪也蒙當爲蔑引方言桑飛或謂之蔑雀爲證蔑蒙一聲之轉懱蔑字異音義竝同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蔡邕胡公夫人哀讚殷斯勤斯慈愛備存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趙岐孟子章句三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邶君以小弁爲伯奇作攷論衡亦以小弁爲伯奇詩論衡言闕雖用魯說則小弁亦魯說邶鄘說小弁用魯詩則說鴟鴞亦魯詩也

喬樅謹案鴟鴞周公所作貽成王之詩而以爲刺邶君者不敢斥言王故託邶君以爲諷猶唐人詩之託言漢家也

予室翹翹

尒疋釋訓翹翹危也補

張衡東京賦常翹翹以危懼補

予唯音之嘵嘵

尒疋釋訓嘵嘵懼也補

喬樅謹案釋文憢憢本又作嘵攷說文心部無憢字憢憢卽嘵嘵之譌當作嘵爲正釋訓之語正釋此詩也

說文口部嘵懼聲也从口堯聲詩曰予惟音之嘵嘵

案今本說文作唯予音之嘵嘵玉篇口部廣韵三蕭引詩竝

作予維音之嘵嘵當依玉篇乙正二書卽本說文也

喬樅謹案毛詩予維音嘵嘵無之字說文及玉篇廣韵引詩並有之字其爲三家詩文可知說文倂詩於毛氏之外載魯詩爲多此引詩唯字不從糸作維亦與毛異小雅我馬維騏淮南書引詩作唯不與毛同知此亦爲魯詩也

東山

零雨其蒙

尒疋釋故靁落也郭璞曰靁見詩 補

王逸楚詞七諫注蒙盛貌詩曰零雨其蒙 補

喬樅謹案說文靁雨零也从雨卣象零形詩曰靁雨其濛許所倂詩益毛氏也今毛詩作零雨非舊文矣靁字卽靁之段借魯詩文當爲靁雨王逸楚詞注引詩作零此後人所改亦如毛詩之改靁爲零也蒙毛詩作濛傳云濛雨貌魯詩亦假蒙爲濛字尒疋釋天疏引詩同益據舊注之文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尒疋釋蟲蜎烏蠋樊光曰詩云蜎蜎者蠋 詩正義 郭璞曰蟲大如指似蠶 補

又釋言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 詩正義 補

喬樅謹案說文虫部蜀桑中蠶也 今本說文作葵中蠶也葵字益桑之誤此據尒疋釋文所引 从虫上目象蜀頭中象其身蜎蜎 段氏注云中謂勹 詩曰蜎蜎者蜀段氏注云今毛詩及尒疋左旁又加虫非也此桑中蟲而言似蠶者按淮南子云蠶與蜀相類而愛憎異也烝毛傳

訓爲寘鄭箋云古者聲寘填塵同此鄭君依魯訓以通毛義也

果蠃之實

尒疋釋草果蠃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郝氏懿行云果蠃栝樓聲相轉蠃當爲蓏栝樓當爲菰栝樓菩蔞皆假借字說文云菩蔞果蓏也

蜾蠃在室蠨蛸在戶

尒疋釋蟲蜾蠃委黍蠨蛸長踦郭璞曰舊說蜾蠃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補

喬樅謹案毛詩蜾蠃字不从虫古文之假借也說文蜾蜾威委黍黍此依毛詩本魯詩今文當用正字蠨毛詩作蠨釋文云音蕭說文作蠨音夙段氏玉裁曰蠨正蠨譌風雨之瀟誤爲蠨可證眾經音義引詩作蠨蛸在戶云上音肅下音蕭此古字古音也

騜駁其馬

尒疋釋畜騵白駁黃白騜舍人曰騵赤色名曰駁黃白色名曰騜也孫炎曰詩云騜駁其馬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郭注引詩同卽用舊注之文騜毛詩作皇古文段借字

親結其褵

尒正釋器婦人之褘謂之褵縭也孫炎曰褘幃巾也郭璞曰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縭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褵謂毋送女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褘爲幃巾失之也毛詩正義

補

喬樅謹案尒正釋文褵本或作褵或本是也褵字魯詩之文作縭者順毛改字攷方言蔽郩江淮之閒謂之褘魏宋南楚之閒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郩釋名云褘所以蔽郩前也婦人蔽郩亦如之婦人蔽郩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褘有巾名故孫炎以幃巾釋之郭璞以爲今之香纓殊誤由不達魯詩之義故耳今俗女子嫁時以絳巾覆首猶其遺象綏垂也結之餘者下垂爲飾故云綏也

破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白虎通巡狩篇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也補

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補

何休公羊傳解詁此道黜陟之時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

皇補

喬樅謹案何邵公述破斧詩義與白虎通合公羊家用齊詩
邵公則用魯詩者是此篇魯齊說同矣荀子言周公南征而
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卽魯詩之義所本也毛傳以四國爲
管蔡商奄說與魯詩異

介疋釋言皇正也郭璞曰詩曰四國是皇 補

楊雄甘泉宮賦挾東征之意 補

法言先知篇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 補

亦孔之將

王逸楚詞九章注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

四國是訛

介疋釋言訛化也郭璞曰詩曰四國是訛 補

喬樅謹案訛毛詩釋文云又作吪攷說文有吪無訛訛蓋吪
之或體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潛夫論明忠篇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補

蔡邕薦邊讓書成伐柯不遠之則

又太尉楊公碑閑於伐柯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

介疋釋器緻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
所入有九囊也 詩正義補

又釋魚鮪鱒魴樊光曰詩云九罭之魚鱒魴 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盧氏文弨以正義引鱒魴當作鮪鱒此不然也攷尒疋釋文鮪下引字林云魴也鰋下引廣雅云鮛鰋下引埤蒼云鰋鰊也字林作鰷是舊本讀鮪鱒魴句鮛鰋鰊句與今本郭讀異郝氏懿行曰釋文所引廣雅及埤蒼竝以鰋鰊與上文鮛字相屬此古讀也據詩疏引釋魚云然則樊讀以鱒魴相屬鮛鰋鰊相屬故張揖讀從古也喬樅謂據釋文引字林說明以鮪字訓魴則呂忱亦讀鮪鱒爲句毛傳訓鱒爲大魚是以鱒爲魴之大者从魚尊聲與大鰕之爲鰕从魚高聲意同釋魚鮪鱒魴與鮥鮨鮚同例字雖从魚不得分析爲二魚名說文訓鱒爲赤目魚別爲一義猶之鮛大鱵又別爲鰋鰊也張衡西京賦布九罭設罣麗擾鯤鮪殄水族李善曰毛詩九罭之魚鱒魴尒疋曰九罭魚網罭與緎古字通補
喬樅謹案據善此注是毛詩九緎字不作罭故謂罭與緎古字通平子賦作罭依魯詩文也毛詩釋文九罭本亦作罭案罭與罭無異字釋文何用別出益陸所見毛詩本作九緎而他本亦作罭故別出之以明同異毛氏古文假緎爲罭三家今文竝用罭字他本亦作罭者是據三家之文也
衮衣繡裳
王逸淮南說林訓注詩曰衮衣繡裳補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尒疋釋言跋躐也疐跲也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也郭璞曰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補

漢書集注晉灼曰疐音詩載疐其尾之疐 息夫躬傳 補

喬樅謹案晉灼注文三王傳引魯詩說則此當亦據魯詩之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四終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賓 校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遺說攷八

魯詩小雅一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補

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

淮南王離騷傳小雅怨悱而不亂

服虔左傳注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治

太平是爲正小雅補

皇甫謐曰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

篇是也補

喬樅謹案服虔皇甫謐均用魯詩魯說以鹿鳴爲刺詩而服

虔又謂自鹿鳴至菁莪爲正小雅者按琴操言大臣昭然獨

見故歌以感之又言乃援琴以刺之所云刺之者謂陳古以

刺今云歌以感之者卽微言諷諫之義也棠棣一篇春秋外

傳載富辰引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而左氏

傳載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

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詩正義

引鄭志答趙商曰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

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如關雎正始而魯韓以

爲刺時魚麗頌美而焦贛以爲思初亦皆謂誦古之篇三家

各舉其一端爲說耳故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董仲舒言詩無達詁劉向亦云詩

無通故是也不然周公制禮作樂以鹿鳴用之升歌以關雎

用之合樂具載禮經三家豈未之前聞而顧以關雎作於康

王鹿鳴作於衰周大臣乎且韓詩雖以關雎爲刺世而外傳

述孔子與子夏論詩謂關雎爲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

此則未嘗不以爲正始之道也齊詩雖以魚麗爲思古而禮

家釋笙入閒歌謂魚麗爲太平年豐物多酒旨所以優賢則未嘗不以爲頌美之詞也鹿鳴之爲正小雅魯詩之說蓋亦明著其義所謂忽養賢而鹿鳴思殆卽誦古刺今者耳

鹿鳴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蔡邕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酒食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外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尙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

案蔡邕所引與司馬遷語合皆本魯詩之說

喬樅謹案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季札觀於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怒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今觀荀卿司馬遷論小雅之詩語正與此相合申公之學傳自荀子子長之說本於申公然則魯詩以鹿鳴爲刺其說不爲無據矣

淮南詮言訓樂之失刺高誘曰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有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

案此與史記琴操並合是誘用魯詩之明證

潛夫論班祿篇忽養賢而鹿鳴思

蔡邕琴賦鹿鳴三章 補

王逸楚詞大招注古者以琴瑟歌詩賦爲雅樂關雎鹿鳴是也 補

喬樅謹案漢書王褒傳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改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陸賈新語道基篇鹿鳴以仁求其羣 補

淮南泰族訓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補

劉向楚詞七諫鹿鳴求其友王逸曰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且不若鳥獸也

尒疋釋草芩蔵蕭郭璞曰芩今蔵蒿初生亦可食 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芩爲萍鄭箋易之訓芩爲蔵蕭是用魯訓改毛正義引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其義益本之三家

張衡東京賦我有嘉賓

風俗通義六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

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
鼓簧承筐是將 補
張衡南都賦嘉賓是將 補
王逸楚詞九嘆注笙中有舌曰簧詩云吹笙鼓簧 補
德音孔昭
張衡司空陳公誄德音孔昭
案此句又見蔡邕周巨勝碑銘
示民不偷
張衡東京賦示民不偷
喬樅謹案示毛詩作視鄭箋云視古示字也偷與佻同說文
玉篇並引詩視民不佻毛詩作佻傳云佻偷也正義引定本

愉作偷喬樅謂定本偷字是也毛用古文三家用今文佻乃
偷之叚借故傳以偷釋之如能不我狎甲狎也洒埽廷內洒
灑也之例
君子是則是效
蔡邕郭有道林宗碑銘是則是效
喬樅謹案效毛詩作傚攷漢書敘傳亦云是則是效引用詩
語皆不作傚字是三家文同也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風俗通義六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
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以爲琴之
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

聞適足以和人意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補

四牡

疼疼駱馬

說文疒部疼馬病也从疒多聲詩曰疼疼駱馬補

喬樅謹案毛詩嘽嘽駱馬說文口部嘽下云喘息也既引詩語爲證此疒部復引作疼疼其爲三家詩無疑也毛詩釋文於嘽嘽不言韓詩字異則韓同毛可知漢書敘傳王師騨騨師古引此詩作騨騨駱馬攷毛詩大雅常武王旅嘽嘽孟堅當用是語然於彼詩嘽嘽作騨騨知此詩亦同作騨孟堅習齊詩師古所稱不言其爲毛爲韓蓋襲舊注所引齊詩之文也疼疼當爲魯詩據潛夫論以此爲刺詩故文作疼疼言行役之迫促至此馬疲而病耳廣雅疼疼疲也正釋魯詩之義疼嘽得通者段氏玉裁云單聲之字在第十四部古多轉入第十七部如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衍曼流爛疼以陸離史記作壇可證隰桑詩以難與阿何韻竹竿詩以儺與左瑳韻足知古音之相通轉他若嬛娑之爲婆娑若干之爲若柯皆此類也

不皇啟處

爾雅釋言皇暇也郭璞注詩曰不皇啟處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皇音皇不遑音皇或作偟通作皇是陸

所見爾雅注引詩有依毛詩作遑者然郭所引詩多本舊注之文釋言正文既作偟字則注所引當以或本作偟爲是偟者魯詩之文作遑者乃後人順毛改字耳

翩翩者隹

尒疋釋鳥隹其夫不舍人曰隹名夫不樊光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卽隹夫不孝故爲司徒李巡曰夫不一名隹今楚鳩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夫不鳥之孝者也故詩人感而起興傷已不得孝養父母曾夫不之不若也鄭箋以謹慤之鳥習勞獲安爲喻毛義益與魯殊

王事靡鹽不偟將父

潛夫論愛日篇詩云王事靡鹽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孝養今迫促不得養也補

喬樅謹案據節信此說是魯詩之義亦以四牡爲刺詩遑當本作偟此後人轉寫改爲遑字也

蓫華

蓫蓫者華

爾雅釋言皇華也樊光曰詩云皇皇者華孫炎曰皇猶煌煌也那疏補

喬樅謹案皇字當作蓫據釋草蓫華榮作蓫可見釋草音義云蓫音皇本亦作皇是後人改蓫爲皇字樊光引詩當作蓫蓫者華魯詩之文如此孫炎云蓫蓫猶煌煌此申明其義也

說文騅部騅華榮也从騅聖聲讀若皇爾雅曰騅華也蓳騅或从艸皇許所引爾雅釋言之文尤足爲明證毛詩作皇是古文之叚借又案邵氏晉涵臧氏鏞堂並據郭注釋草引此作華皇也釋文亦先華後皇謂今本誤倒作皇華郝氏懿行又以說文所引爾雅騅華乃釋草之文喬樅謂數說皆非也說文騅下云華榮此據釋草爲訓又引爾雅曰騅華也此稱釋言文判然甚明如以此句爲引釋草是與上文辭複又奪去榮字羼入也字許之引經必不然矣且詳樊光引詩之意證蓳非以證華故叔然復申蓳蓳之義郭本倒作華皇自是舛誤陸據郭本爲音義先華後皇均非宜據說文正之

列女傳二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晉文齊姜篇

喬樅謹案毛詩騂騂征夫列女傳引作莘莘說苑奉使篇亦然今據王逸楚詞章句引詩作侁侁叔師皆用魯詩是魯詩文爲侁侁也莘莘乃韓詩之文見王氏詩攷引韓詩外傳七說文引詩莘莘亦本韓詩三家韓最後亡後人不曉侁侁爲魯詩惟習見韓詩字作莘莘又以國語所引與韓詩同遂援以改列女傳說苑之侁侁楚詞及注侁侁字舊校云侁一作莘是後人改侁爲莘之左驗幸所改未盡者尚得據之以證列女傳說苑之譌玉篇人部侁下云往來侁侁行聲詩曰侁侁征夫也義與叔師合皆本魯詩之訓廣韻十九臻侁字引

詩同此又本於玉篇者也

王逸楚詞招魂注佻佻往來行聲也詩曰佻佻征夫

喬樅謹案今本楚詞章句作佻佻往來聲也一作佻佻行聲也攷玉篇云往來佻佻行聲則往來下當有行字爲是

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謀

淮南脩務訓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謀高誘曰詩小雅皇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諮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謀難事不自專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補

已昏之至乃聖人之務也

喬樅謹案毛詩周爰咨謀釋文咨本亦作諮謀此引作謀者謀謨一聲之轉爾雅釋詁謨謀也尚書謨明弼諧史記夏紀作謀明輔和謨又通漠及莫詩乃言聖人莫之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作謨是其驗也

說苑貴德篇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補

喬樅謹案據淮南書所引魯詩當作諮謨此作咨謀者疑後人順毛改之補

棠棣

案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云云以常棣爲衰世之詩與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說近又成十二年傳郤至以兔罝爲世亂詩鹽鐵論說與之合三家蓋非不根之談

喬樅謹案魯說以鹿鳴四牡伐木均爲刺詩則此棠棣篇亦

當爲刺詩與左氏說同風俗通義云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
梁元帝答劉遜之詔云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經典
釋文叙左氏授受源於荀卿左傳與魯詩師傳既同則其說
之合必無疑矣
漢書杜鄴傳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
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補
喬樅謹案杜鄴以棠棣與角弓並爲刺詩亦據魯家之說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蔡邕姜伯淮碑有棠棣之華萼韡之度又彈棊賦萼不韡韡
說文華部韡韡盛也詩曰萼不韡韡 補
喬樅謹案叔重引詩與中郎合此據魯詩也毛詩棠棣作常

棣萼不作鄂不攷爾雅釋木唐棣栘郭注云江東呼夫栘文
選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棣栘葖文類聚八十九引詩夫
栘之華萼不煒煒據韓詩也鄂字古文之叚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列女傳八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惟兄弟
甚相懷也 聶政姊篇 補
蔡邕童幼胡根碑昆弟孔懷
原隰裒矣
爾雅釋故裒聚也郭璞注詩曰原隰裒矣 補
說文手部捋引堅也从手爭聲詩曰原隰捋矣 繫傳本 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裒古作褒下同字本或作捋喬樅謂作

捋者是也郭璞所引襲舊注魯詩之文與說文俜詩合叔重亦據魯詩也玉篇手部捋下引說文作引聚也是堅義同聚又引詩原隰捋矣同易謙卦裒多益寡釋文云裒鄭荀董蜀才作捋禮雜記注招用褒衣釋文作裒云裒本又作褒此捋裒古通之驗毛詩捋作裒是通假字也

外禦其侮

爾雅釋故務侮也郭璞注詩曰外禦其侮補

喬樅謹案侮毛詩作務此所引亦據爾疋舊注之文校勘記云注引詩以證務義之爲侮當同毛詩作務喬樅謂此不然也爾雅明明也樊注引詩高朗令終與此務侮也引詩外禦其侮同例不必改注侮字爲務又葵揆也注引詩天子揆之

校勘記亦謂揆當作葵均據毛詩之文以訂雅注然郭注爾雅多襲舊義樊光諸家皆用魯詩未可據毛氏之文規規求合也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風俗通義七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是以隨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補

和樂且沈

王逸楚詞招魂注詩曰和樂且沈

喬樅謹案沈毛詩作湛叔師用魯詩故文與毛氏異宋玉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王逸注引此詩和樂且沈所以證明沈字今本楚詞注依毛詩改沈爲湛失叔師引詩之旨矣又

毛詩釋文湛下引韓詩作耽字亦與毛不同也

樂爾妻孥

趙岐孟子章句二孥妻子也詩曰樂爾妻孥 補

喬樅謹案孥毛詩作帑釋文云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孥字今讀奴句子也孔沖遠正義云左傳秦伯歸其帑書曰子則帑戮汝皆是子也據此是帑爲孥之假借邠卿引魯詩作孥三家今文並用本字也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齊傷槐女 篇 補

列女傳六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伐木

蔡邕正交論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迨夫周德

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失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 補

喬樅謹案此舊注述魯詩之說也郭氏益承用之毛傳以嚶嚶爲驚懼訓與此異鄭箋云言以道德相切正是據魯義改毛也

中論貴驗篇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也 補

風俗通義七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終始以交
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 補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劉向楚詞七諫飛鳥號其羣兮王逸注言飛鳥登高木志意
喜樂則和鳴求其羣而呼其耦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喬樅謹案文選張華詩云屬耳聽鶯鳴李善注引詩作鶯其
鳴矣梁元帝賦曰聞鶯鳴而求友字亦作鶯此三家之詩也
據張平子東京賦雎鳩麗黃關關嚶嚶是魯詩嚶其鳴矣本
爲鶯字故平子以麗黃言之玉篇云鶯黃鳥也是已然則毛
詩嚶鳴乃鶯之假借叔師用魯詩字當作鶯今本作嚶與毛
詩同非是宜改正之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潛夫論德化篇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補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淮南泰族訓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
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
之聽之終和且平 補
坎坎鼓我墫墫舞我
爾雅釋訓坎坎墫墫喜也舍人曰墫墫舞兒 釋文 郭璞曰皆鼓
舞歡喜 補
蔡邕禮樂意漢樂四品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
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 補

風俗通義六漢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坎坎說文作𣗥音同云舞曲也攷說文夂部𣗥縣舞也 舊縣下衍也字从夂从章樂有章也夲聲詩曰𣗥𣗥鼓我 此從段注依韻會訂舊本舞字之誤字與魯韓毛並異疑齊詩之異文也又毛詩蹲蹲釋文云本或作墫同爾雅墫墫釋文引說文云墫士舞也宜從士尊本或作墫同然則蹲墫古今文之異蔡邕禮樂意引詩蹲蹲舞我蔡用魯詩當从今文作墫爲正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潛夫論愼微篇詩曰天保舊譌作祿今訂正之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女信厚何不治 此句有脫誤而多益之甚眾庶庶馬 此下疑脫罔字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 此節上下錯簡文字脫誤不可讀今畧訂正如左

爾雅釋故亶厚也某氏注詩曰俾爾亶厚 毛詩桑柔正義 補

喬樅謹案某氏引詩作亶厚與潛夫論合又風俗通義七云俾爾亶厚皆據魯詩之文毛氏亶作單者聲近假借字

如山如阜

風俗通義十詩云如山如阜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 補

如岡如陵

風俗通義十詩云如岡如陵陵有天性自然者補

吉圭惟饎

周官蜡氏注鑊讀如詩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吉鑊爲饎傳云鑊絜也鑊乃圭之假借惠氏棟曰呂覽云臨飲食必鑊絜高誘注鑊讀爲圭盉三家詩作吉圭惟饎故高讀从之喬樅攷淮南時則訓湛燾必潔高誘注云湛燾必令圭潔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注云圭潔也圭潔之義卽本此篇魯詩之訓鄭君禮注所引多據齊魯詩儀禮士虞注引詩曰吉圭爲饎惟字作爲與此微異是據齊詩之文周官宮人注引詩與毛同或出後人轉寫所改也

祠烝嘗于公先王

爾雅釋天祭名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孫炎曰祠之言食（音暘）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補

喬樅謹案李氏易傳載虞翻解易萃孚乃利用禴引詩作禴祭烝嘗白帖六十七御覽五百廿四引詩並作禴嘗文與魯毛不同疑爲齊韓之異字爾雅釋故既釋祠烝嘗礿爲祭名而此復見者彼釋四者爲凡祭之通名此釋四者爲四時之祭名專爲此詩作解詩言于公先王知四者皆爲宗廟之祭也四時之祭夏殷名各不同見禮記王制據周禮大宗伯文則此四時祭名周公所定也郭氏此注與孫炎文同景純之襲用舊注此尤其顯證也

張衡東京賦躬追養於庶祧奉蒸嘗與禴祠補

又南都賦糾宗綏族禴祠蒸嘗補

如日之升

張衡冢賦如日之升

采薇

史記周本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宋衷曰時王室

衰始作詩也補

蔡邕和熹鄧后謚議家有采薇之思

喬樅謹案漢書以此詩爲作於懿王之時與史記周本紀云

云說合白虎通引詩以爲師出踰時怨思而作蔡邕謚議以

家有采薇之思與人懷殷卹之聲對舉而言則亦以采薇爲

怨思之詩皆據魯說也

我行不𢦚

爾雅釋訓不𢦚不來也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云不𢦚宜从來本今作俟字先大夫左

海經辨云說文來部𢦚俾詩曰不𢦚不來卽爾雅之文重文

俟云𢦚或从彳今譌作俟爾雅此訓卽釋詩我行不𢦚句毛

詩作來用本字三家作𢦚用借字爾雅以不來釋不𢦚聲近

爲訓喬樅謂說文詩曰是爾雅曰之誤後人轉寫因上來字

引詩幷此亦誤書作詩耳段氏注以爲江有汜之詩不我以

古作不我𢦚許蓋兼俾詩爾雅轉寫譌奪不可讀耳殆未必

然也

四牡騤騤

張衡南都賦騁飛龍兮驟騤騤補

小人所芘

爾雅釋言庇蔭也舍人曰庇蔽也左傳文十七年正義孫炎曰庇覆之蔭也眾經音義九補

喬樅謹案毛詩小人所腓傳云腓辟也鄭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戎卒之所芘倚鄭箋蓋据魯詩改毛也芘庇字通詩桑柔箋人庇陰其下者釋文云本亦作芘蔭雲漢箋我無所庇陰處釋文云本亦作芘蔭是字通之驗魯詩文作芘釋言庇蔭之訓正釋此詩芘字陳氏毛詩稽古篇云腓亦作芘班固幽通賦安慆慆而不芘文選注引曹大家訓芘爲避漢書注云鄧展亦訓避義與毛傳合喬樅謂班氏家學是治齊詩者芘字當是齊詩之異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白虎通征伐篇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王逸楚詞章句九據時所見自哀傷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補

出輿

喬樅謹案荀子及史記匈奴傳引詩車皆爲輿是魯與毛異

蔡邕諫伐鮮卑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荊又釋

誨獫狁攘而吉甫宴

案漢書匈奴傳以六月出輿並爲美宣王之詩史記衞將軍傳載益封衞青詔書亦並舉二詩而言今據邑議及釋誨同以出輿六月爲宣王時事皆與漢書語合是魯齊說同

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荀子大畧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補

王命南仲

喬樅謹案南仲毛詩以爲文王之屬王傳箋並謂殷王據漢書及蔡中郎集並以爲宣王命南仲則南仲宣王之將也攷漢書古今人表召虎方叔南仲中山父申伯尹吉甫列上下次周宣王世後漢書馬融傳融疏亦以此詩爲宣王事是三家之說並同

出輿彭彭

史記匈奴傳戎狄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喬樅謹案史記匈奴傳云周襄王時戎狄居于陸渾東至于衞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王氏詩攷據此遂以出輿爲襄王之詩今案非也漢書匈奴傳自陵降匈奴以前皆錄史記之文惟狐鹿姑單于以下張晏以爲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漢書之文既爲採錄史記不應彼此互異又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補

列女傳六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薄伐西戎

潛夫論邊議篇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 補

杕杜

有杕之杜

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杕讀詩有杕之杜之杕也 補

胡逝不至而多爲恤

高誘呂覽勸學篇注詩曰胡逝不至而多爲恤 補

史記所引戎狄是膺乃魯頌閟宮之詩何得與雅詩之出輿六月合爲一事此其錯舛顯然者然則史記此節蓋編簡爛脫僅存引詩數語後人掇拾遺字次于戎狄是膺之下遂至牴牾宜援據漢書爲之補正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楊雄趙充國頌天子命我

史記衞青傳城彼朔方

獫狁于攘

潛夫論救邊篇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獫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 補

魚麗

魚麗于罶

爾雅釋訓凡曲者爲罶郭璞曰凡以薄爲魚笱者謂之罶又釋器寡婦之笱謂之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補

喬樅謹案說文网部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罶或从婁作罛春秋國語曰溝瀆罛又句部笱曲竹捕魚笱也然則罶者以曲薄爲梁以曲竹爲笱笱以承梁之孔使魚入之而不得去雅訓兩釋其義所以備其名象也

鱨鯊魦鱣鱯鯉

爾雅釋魚鯉鱣鱯鮎鮠鱨鯊魦舍人曰鯉一名鱣鱣一名鮥

毛詩正義鮠石鮀也毛詩釋文孫炎曰鱯一名鮎補

喬樅謹案郭注爾雅以鯉鱣鱯鮎鱨鯊鮥爲六魚之名詩碩人正義引郭璞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强合爲一物喬樅謂郭義非是魚名古今或異逐世而移大鯉曰鱣而非卽鱣鮪猶之大鰬爲鯉而非卽鰋鯉也說文鰋鱣也鱣鰬也鮀鮎也鮎鱯也雖不必同形而要各自爲類又鰬魚之亦名鯉刺魚之亦名鯉名同實異者不勝枚舉景純以今釋古違失雅訓殆不可從也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

荀子大畧篇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補

物其有矣唯其時矣

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補

說苑辨物篇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補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賓校

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九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小雅二

南陔

白華

華黍 以上三篇詩亡

喬樅謹案詩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

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正義曰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爲第二彤弓爲第三鴻雁爲第四節南山爲第五北山爲第六桑扈爲第七都人士爲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據鄭君儀禮注言三者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是三家之詩南陔等篇旨雖存而皆闕其亡者以現在爲數故小雅之材祇云七十四人耳

南有嘉魚

烝烝罩罩

爾雅釋器罿謂之罩李巡曰罿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罩也 補

喬樅謹案淮南說林訓釣者靜之罾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郝氏懿行云今魚罩以竹爲之漁人以手抑按于水中以取魚故淮南云罩者抑之抑卽按也又說文魚部鱒下云烝然鱒鱒从魚卓聲鱒字篇韻不載攷廣雅釋訓淖淖眾也淖淖二字正釋此詩鱒鱒之義當與淖淖同蓋齊韓之異字異義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讌以樂

列女傳一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賓也 魯季敬姜篇 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我有旨酒當是君子有酒之誤鹿鳴詩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敖句法與此同故因而致誤耳毛詩序

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劉中壘云言尊賓也魯詩之義蓋與
毛同

烝然汕汕

爾雅釋器罩謂之汕舍人曰以薄罩魚曰罩御覽八百三十四李巡曰汕以薄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撩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傳以汕汕爲櫟與雅訓合是魯毛義同說文水部汕魚游水皃从水山聲詩曰烝然汕汕許解汕汕與雅訓毛傳義異蓋據齊韓爲說胡承珙曰陸氏埤雅云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陸意蓋謂汕卽罾矣說文廣雅但以罾爲網不著汕名然古者楢巢同義廣雅云楢巢也楚詞九歌罾何爲兮木上太平御覽引風土記云罾樹四木而張網於水車輓之上下形如蛛網方而不圓蓋罾者樹木爲之其高如巢故得楢名欒城集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簣沈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卽詩所謂汕也此言結木挽輪與風土記合承之以簣與舍人李巡言以薄者合要之皆罾也罾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罿罻鰝鰕云罿抑魚之器也誤矣

南山有臺

爾雅釋草臺夫須舍人曰臺一名夫須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胡承珙曰無羊傳云蓑所

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止可爲蓑而不可爲笠祇以禦雨而非以禦暑可知稽古編以郭氏雅注陸氏詩疏皆承鄭箋臺皮爲笠之誤是也其又引爾雅藨侯莎與夫須爲一草則因本草別錄謂莎一名夫須御覽引廣志云莎可以爲雨衣而誤不知爾雅之藨侯莎卽夏小正之緹縞羅端良以爲其根卽香附子者爲是要與臺絕不相涉草木之名固多同者臺不妨亦有莎名究不得以夫須爲藨侯也

南山有杞

趙岐孟子章句十一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 補

喬樅謹案北山當作南山字之誤也

由庚

崇邱

由儀以上三篇詩亡

喬樅謹案詩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陸氏釋文云此三篇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蓼蕭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列女傳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趙佛肹母傳補

攸革沖沖

爾雅釋器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勒見詩 補

喬樅謹案毛詩鞗革沖沖詩經小學曰說文無鞗字有鎏字鎏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田車既安之下有鎏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疑詩經文鞗革皆鎏勒之譌鎏勒猶唐人所云金勒古鐘鼎鎏省作攸後人不知爲鎏字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革者勒字之省轡首喬樅案載見詩鞗革有鴈鄭箋以鴈爲金飾貌與說文云鎏轡首銅也訓合革爲轡首以皮爲之鎏爲轡首飾以金爲之毛詩正義謂鞗以皮爲之誤也

和鸞噦噦萬福攸同

賈子新書容經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登車則馬行

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噦噦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白虎通車旅篇車所以有和鸞者何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

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補

喬樅謹案白虎通車旅篇今佚此見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又見藝文類聚七十一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二

謝承後漢書陳宣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出則佩玉動靜應天 劉昭續漢志注補 五行三引 補

喬樅謹案謝承書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博學明魯詩

張衡東京賦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辟綜
曰珮爲行容鑾爲車節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則和鑾響
竝謂君之禮法 補
劉昭續漢志注干寶曰和鸞皆以金爲鈴舒則不鳴疾則失
音詩曰和鸞雍雍言得其和也 呂氏讀詩記引 補
史記禮書正義皇侃曰鸞以金爲鸞懸鈴其中于衡上以爲
遲疾之節所以正威儀行舒疾也 補
湛露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王逸楚詞九章注湛湛厚也詩曰湛湛露斯又九歌注晞乾
也詩曰匪陽不晞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爾雅釋訓厭厭安也 補
說文心部厭安也从心厭聲詩曰厭厭夜飲
喬樅謹案毛詩作厭厭古文假借字也說文引詩與雅訓合
亦據魯詩之文毛詩釋文厭厭下云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
義與魯異
張衡南都賦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 補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張衡西京賦神木靈草朱實離離 補
莫不令儀
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 補

彤弓

彤弓弨兮

荀子大略篇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補

喬樅謹案公羊傳定四年何休注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所言與荀子略同嬰弓陸氏釋文云見司馬法按嬰當讀如嬰石之嬰山海經北山經云燕山多嬰石注云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是也天子諸侯皆彤弓矢而天子弓有雕飾故曰雕弓所以別於諸侯大夫士皆盧弓矢而大夫弓亦有文飾故曰嬰弓所以別於士也

菁菁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齊宿

列女傳六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齊瘤女傳補

喬樅謹案既見君子二句又見列女傳八陳國辯女篇引詩菁菁韓詩作蓁蓁文與魯異

中論敘紀篇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立保氏掌教六藝六儀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 補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列女傳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齊鍾離春傳補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

淮南說林訓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高誘注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沈詩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是也 補

楊雄逐貧賦載沈載浮

六月

漢書韋元成傳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竝侵獫狁最彊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嚴嚴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 補

蔡邕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 補

整居焦護

爾雅釋地周有焦護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補

喬樅謹案焦護毛詩作焦穫傳云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胡承珙曰以焦穫爲池陽瓠中者郭注爾雅云然耳詩先言整居然後曰侵曰及曰至於文勢一順自是由遠而近易林未濟之睽云玁狁匪度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疆夫曰治兵則必非周之近郊而後治兵曰爭疆則爭鎬與方必周之邊境可知故王基據劉向言千里之鎬以爲當去周京千里戴氏詩攷正曰孔氏正義以郭注爾雅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眾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逐

之至太原後仍軍於鎬平定然後歸也

至于涇陽

楊雄幷州牧箴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蕭文類聚

帛茀英英

爾雅釋天旌旂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旟孫氏云緇黑緒也帛續旐末亦長尋詩云帛茀英英是也公羊宣十二年疏補

喬樅謹案公羊疏所引孫氏說卽叔然之爾雅注帛茀英英毛詩作白茷央央叔然所引據魯詩也白與帛古字通左氏春秋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穀帛作伯可證公羊宣十二年注云繼旐如燕尾曰茀郭注爾雅云帛續旐末爲燕尾緇廣充幅

四牡既佶既佶且閒

張衡東京賦中畋四牡既佶且閒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見上漢書韋元成傳

喬樅謹案太原毛詩傳箋皆不詳其地朱子集傳以爲太原府陽曲縣顧氏曰知錄謂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乎胡氏禹貢錐指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卽今固原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顧胡二君攷核地理爲得其實而按之當日情事亦協其說是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漢書陳湯傳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蔡邕釋誨玁狁攘而吉甫宴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李巡曰張姓

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毛詩正義郭璞曰周宣王之賢臣 補
蔡邕爲陳留縣上孝子狀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
始于此又張玄祠堂碑其先張仲者實以孝友爲名臣左右
王室 補
後漢書楊賜對書曰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補
潛夫論志姓氏篇詩頌宣王張仲孝友 補
采芑
楊雄趙充國頌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曰菑音
災始災殺其草木也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 毛詩

正義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詩曰于彼新田易曰
不菑畬 補
喬樅謹案鄭注坊記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禮記注多據
齊詩說蓋齊魯師說所傳異詞故有不同耳
服其命服
張衡綏笘銘服其命服
朱紱斯皇有瑲蔥衡
白虎通紱冕篇紱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列尊卑
彰有德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詩云朱紱斯皇室家君王又
云赤紱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紱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
敝衣黃朱紱亦謂諸侯也竝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

亦朱矣大夫葱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朱紱葱衡士韍韐朱赤者盛服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紱服百王不易也紱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長三尺法天地人也補

喬樅謹案易乾鑿度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朱紱者賜大夫之服也鄭注曰朱赤雖同而有深淺之別其說與此合然則諸侯就國惟得用赤紱入爲王臣始加賜朱紱天子三公九卿皆服朱紱葱衡方叔爲宣王卿士故詩言朱紱斯皇有瑲葱衡也

陳師鞠旅

張衡東京賦陳師鞠旅辭綜曰陳列也鞠告也

喬樅謹案御覽三百三十八引詩陳師鞠旅字作鞫與魯毛不同疑齊韓詩之異字

振旅闐闐

爾雅釋天講武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振旅整眾闐闐羣行聲補

喬樅謹案毛詩箋以闐闐與淵淵竝爲鼓聲景純羣行聲之訓義與毛異蓋據舊注魯詩之說郭解治兵振旅文俱襲叔然語可證也說文門部闐盛貌从門眞聲口部嗔盛气也从口眞聲引詩曰振旅嗔嗔左思魏都賦云振旅轒轒嗔嗔嗔轒轒皆三家詩之異文魏都賦舊注引史記蘇秦傳轒轒殷殷

若三軍之眾李善文選注引蒼頡篇曰軨軨眾車聲也呼萌切今爲輣字音田攷說文車部轟羣車聲也从三車元應眾經音義云轟今作軨字書作輣同呼萌切按玉篇車部字亦作輣義竝同又攷說文轊車轊軑聲也（軑字大徐本作軨小徐本作鈌並誤此從集韻作軑訂正）从車眞聲疑闐闐嗔嗔皆爲轊轊之假借吳棫詩協韻補音序言開元中脩五經文字伐鼓淵淵爲鼜鼓聲之淵淵字作鼜則車聲之闐闐字當作轊爲正也

蠢爾荊蠻大邦爲讎

王逸楚詞九歎注蠢蠢無禮義貌詩曰蠢爾荊蠻（借賢篇）

楊雄揚州牧箴蠢蠢荊蠻

喬樅謹案爾雅釋訓蠢不遜也郭注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

雅訓不遜之義正釋此詩蠢字以荊蠻而與大邦爲讎不遜甚矣叔師楚詞注亦與不遜義合惟引詩作蠻荊此傳寫者誤倒之非叔師舊文也

漢書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補）

喬樅謹案本傳捐之爲賈誼曾孫誼傳言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君房之爲誰子本傳不詳要其上承家學當亦習魯詩也蠻荊當作荊蠻說見後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蔡邕胡公碑方叔克壯其猷

執訊獲醜

王逸楚詞九歌注訊問也詩云執訊獲醜

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

漢書陳湯傳劉向曰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補

喬樅謹案漢書韋元成傳載劉歆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焞焞字作推推蠻荆文作荆蠻顏師古注云推推盛也音他回反陳湯傳注音義並同案毛詩釋文焞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啍同小顏音他回反是推字之音非焞字之音也玉篇輀車盛貌廣韻輀輀車盛貌推推即輀輀也魯詩字與毛異中壘用魯詩當作推

推其作焞者俗人順毛所改耳段氏詩經小學以漢書推字即輀之誤疑或然也荆蠻毛傳云荆州之蠻師古注陳湯傳亦云令荆土之蠻畏威而來是中壘引詩本作荆蠻來威攷後漢書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又西南夷傳云南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世漸爲邊患逮於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荆蠻大邦爲讎明其黨衆繁多足以抗敵諸夏也皆以詩之荆蠻爲荆州之蠻今據楊雄揚州牧箴蠢蠢荆蠻曹植王仲宣誄遠竄荆蠻及李善吳都賦注杜佑通典一百八十七引詩並作蠢爾荆蠻知三家與毛舊本皆然然則毛詩及羣書所

引三家詩或作蠻荊者乃後人傳寫誤倒其文宜乙正之爲是詩經小學云晉語楚爲荊蠻韋注云荊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又齊語萊莒徐夷韋注云徐州之夷可證荊蠻文法其說良允

車攻

東有圃草

白虎通義圃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苑囿在東方所以然者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物所以生也詩曰東有圃草（周禮閽人疏廣韵御覽一百九十六）

王逸楚詞九歎注圃野也詩曰東有圃草

案叔師引詩與白虎通同則魯詩字作圃草也

喬樅謹案圃草毛詩作甫傳云大也箋云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義與叔師異今本楚詞章句作圃野樹也舊校云一無樹字徐鉉以爲樹宜作榛字之誤也又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注竝引韓詩作圃草辟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是韓詩文雖與魯同而義則與毛竝訓爲大馬瑞辰曰毛詩甫字蓋圃之省借胡承珙以鄭之圃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其說是也詩下章搏獸于敖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括地志滎陽城在今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之敖地也元和郡縣志圃田一名原圃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鄭州管城縣曹家陂今案敖在滎澤縣與鄭州接界圃田在中牟縣北上承鄭州則敖與圃相

去不遠也

建旃設旄薄狩于敖

張衡東京賦薄狩于敖薛綜曰敖鄭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周王狩也詩曰建旃設旄薄獸于敖

喬樅謹案毛詩薄狩作搏獸段氏玉裁云薛注東京賦引詩薄獸于敖薄字不誤獸字係俗刻妄改段說是也狩者獵之總名薛注先言謂周王狩而引詩以證之則字不當作獸也段氏又云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俗刻改爲搏而狩字不改册府元龜王氏詩攷竝引詩薄狩水經注濟水篇云濟水又東逕敖山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惠氏棟詩經古義據徐堅初學記引毛詩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子注漢石門頌證狩卽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而於薄字尚未改明釋文搏獸音博舊音傅乃爲鄭箋作音義非釋經也初學記云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箋言田獵搏獸也此經作薄狩之確證見詩經小學薄辭也箋釋狩以搏獸者上文言苗毛謂夏獵此不當復舉冬獵之名見詩經校勘記然則毛詩當與三家同作薄狩今本作搏獸者唐石經之誤也

四牡奕奕

蔡邕胡廣黃瓊頌奕奕四牡

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補

白虎通紼冕篇詩曰赤紼金舄會同有繹

喬樅謹案毛詩赤芾白虎通引作赤紼魯詩文與毛異說詳

采芑

決拾既次

張衡東京賦決拾既次辭綜曰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鈎弦也拾韝捍著左臂也

周官繕人注鄭司農曰詩云決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決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 補

喬樅謹案鄭司農周禮說引詩決拾既次與張平子合引詩家說決拾與辭敬文合則仲師雖治毛詩亦未嘗不兼採魯義也

助我舉柴

張衡西京賦收禽舉柴辭綜曰柴死禽獸將腐之名也

喬樅謹案平子此語卽用詩文魯詩作柴與毛字異蔡邕月令章句曰露骨曰骼有肉曰柴蔡據魯詩故字同作柴說文手部掌積也引詩助我舉掌玉篇同亦三家之異文馬瑞辰曰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奪舉掌與此詩義同說文無柴有骴云鳥獸殘骨曰骴引明堂月令曰掩骼埋骴蔡邕月令章句作埋柴是知柴卽骴之或體毛詩作柴說文作掌皆骴字之叚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趙岐孟子章句六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 補

徒御不驚

爾雅釋訓徒御不驚輦者也郭璞曰步挽輦車 補

喬樅謹案此以輦者釋詩徒御御猶駕也漢書注曰駕人以行曰輦以其徒步而挽車故曰徒御毛傳訓徒爲輦御爲御馬分徒御爲二與爾雅義異

張衡西京賦徒御悅 補

吉日

既伯既禱

爾雅釋天祭名既伯既禱馬祭也郭璞曰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 補

喬樅謹案周禮甸師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

疾爲田禱多獲禽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說文示部禂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重文騆或从馬壽省聲繫傳本重文作騆案禂或作从騆則詩禱字乃騆之假借也繫傳又引詩曰既禂既禂解字本誤入正文王氏詩攷據之謂說文引詩如此殊爲失攷段氏玉裁又以繫傳所引句詩無此語爲疑喬樅案楚金所引自是三家詩異文如通論中引詩亦孔之悉僾作悉鶴鳴九皐無于字布政優優敷作布繫傳中引詩求民之瘼莫作瘼澤沸濫泉醊作澤檻作濫皆與毛殊南唐書稱鍇讀書博記所校讐尤審諦江南藏書之多爲天下冠鍇力居多故三家詩遺文佚句鍇多能稱述之也又案伯得與禂通者周禮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讀貉爲

禡甸祝掌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書亦或爲禡肆師
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讀爲百古禡字借貉爲之音讀如百
足爲伯禡音近通假之證
吉日庚午
風俗通義八詩云吉日庚午 補
既差我馬
爾雅釋畜馬屬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
齊足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
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
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毛詩正義 補
喬樅謹案馬瑞辰曰毛傳外事用剛日則以庚爲吉翼奉言

王者吉午酉又言用辰不用日則以午爲吉此毛齊師說之
不同也檀弓曰子卯不樂左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日
與吉日正相反以子卯陰類爲疾日則以午酉陽類爲吉日
據翼奉言二陰二陽竝行是必子卯互刑午酉相合之日方
爲疾日吉日非凡遇子卯皆疾遇午酉皆吉也蓋五行有刑
德行在東方子刑卯行在北方卯刑子子卯互刑是以爲忌
以是推之午酉竝行方爲吉日火盛于午金盛于酉庚爲金
與酉同氣則卽酉之類也故翼奉引詩吉日庚午以爲午酉
二陽竝行之證則奉雖用辰不用日未始不兼日與辰爲配
耳喬樅謂據應劭風俗通引詩吉日庚午謂漢家盛於午故
以午祖也是亦用辰不用日應劭多用魯詩然則魯說亦與

齊同矣

獸之所同麀鹿麌麌

張衡東京賦獸之所同辭綜曰同聚也言禽獸皆已合聚又

西京賦麀鹿麌麌辭綜曰鹿牝曰麀麌麌形貌也

爾雅釋獸麋牡麌牝麌郭璞曰詩曰麀鹿麌麌麌補

喬樅謹案毛傳麌麌衆多也箋云麌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

釋文引說文麌字作噳云麌鹿羣口相聚也與毛傳訓同鄭

箋改毛以麌爲麋牡與爾雅合是據魯詩之訓麌牡曰麌牡

字或譌爲牝正義謂本或作麋麋麌字同說文麌籀文麋牝者誤也經義

雜記據玉篇廣韻及羣經音辨皆以麌爲麌牝斷牡是牝之

誤然攷玉篇廣韻又竝以麋爲牡麌則麌下所云牝麌當亦

牡之譌字臧說未碻

瞻彼中原其麌孔有

爾雅釋獸麋牡麌牝麌某氏曰詩云瞻彼中原其麌孔有毛詩

正義補

喬樅謹案麌毛詩作祁傳訓爲大箋云祁當作麌麌牝也

鄭君改讀與某氏所引詩合是據魯詩易毛之驗攷周官大

司馬鄭司農注獸五歲爲慎後鄭注讀慎爲麌則詩箋讀祁

爲麌麌雖麋牝亦兼有大獸之稱也

駉駉騋騋

張衡西京賦羣獸駉騋辭綜曰皆鳥獸之形貌也

喬樅謹案李善注引辭君章句曰趨曰駉行曰騋後漢書馬

融傳注引韓詩作駏驉駏驉卽駏字然則韓詩文與魯詩同又毛作傞傞俟俟說文引詩作伾伾俟俟傞伾一聲之轉駏驉伾皆音同字馬融廣成頌又作鄙驙亦以音同假借也

悉率左右

張衡東京賦悉率百禽辭綜曰悉盡也率斂也

且以酌醴

張衡西京賦酒車酌醴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六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魯詩遺說攷十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小雅三

鴻鴈

劬勞于野

王逸楚詞九嘆注劬亦勞也詩云劬勞于野

庭燎

夜未央

王逸楚詞離騷注央盡也又九歌注央已也 補

喬樅謹案離騷云時亦猶其未央王注訓央爲盡九歌云爛昭昭兮未央王注訓央爲已廣雅云央已也央盡也訓與叔

師同皆本魯詩之義毛傳央且也鄭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釋文引說文曰央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詞云央盡也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旦正義本作央旦也案旦字蓋卽且形近之譌陸氏音且爲子徐反則讀與渠相近且渠古通故史記孔子世家雍渠孟子書作癰疽韓非子作雍鉏渠又通作遽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是已王楙曰鄭箋夜未渠央渠當呼遽謂夜未遽盡也其義得之卒章夜未艾毛傳艾久也小爾雅艾止也亦與央之爲久爲已義近

庭燎晳晳

張衡東京賦庭燎晳晳

喬樅謹案毛詩庭燎晰晰釋文云晰本又作晳今據東京賦作晳晳釋文云晳本又作晰晰是魯齊韓三家文作晳晳毛微異

鸞聲噦噦

張衡東京賦鸞聲噦噦

喬樅謹案毛詩鸞聲三家文作鑾鸞字通又通作欒禮記明堂位鸞車注云鸞或爲欒攷工記鳧氏兩欒謂之鈴釋文云欒本作鸞是也

沔水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潛夫論釋難篇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然有

親者憂將深也 補

喬樅謹案此二句又見潛夫論愛日篇引詩毛傳釋誰無父

母句謂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其義與魯詩異

其流湯湯

楊雄荊州牧箴其流湯湯 補

鶴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 首次五補

楊雄太元經鳴鶴升自深澤

喬樅謹案此詩九皐盧文弨引何焯說以大元經鶴與澤協韻謂詩當本作九臯臯古澤字臯相似因誤爲皐當以此正之喬樅謂據毛傳皐澤也之訓及叔師楚詞注澤曲曰皐則詩本作皐字非以臯皐形近致譌盧說未碻

後漢書楊震上疏曰野無鶴鳴之士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

興于今勞止不怨于下又楊賜對書曰速徵鶴鳴之士內親

張仲外任山甫 補

喬樅謹案賜爲楊震之孫楊秉之子秉傳言少傳父業賜傳言少傳家學賜治魯詩則知震及秉亦皆治魯詩也

張衡思元賦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以瞥天兮據冥翳以哀鳴 補

王逸楚詞離騷注澤曲曰皐詩云鶴鳴于九皐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引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與論衡萩增篇釋詩同此訓皐爲澤曲曲猶言折也是魯詩與韓同義

蔡邕焦君贊鶴鳴九皐

他山之石可以爲厝

高誘淮南說林訓注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厝是也補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脩務訓引詩同

說文厂部厝厲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補

喬樅謹案毛詩可以爲錯釋文云錯說文作厝今據淮南注引詩作厝知說文所引是三家文非稱毛也眾經音義九引詩亦作厝字可證漢書地理志五方雜厝顏注引晉灼曰厝古錯字易小過注无所錯足釋文錯本又作厝皆以音同通假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荀子儒效篇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補

東方朔答客難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榮史記滑稽傳補

論衡藝增篇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彼言聲聞于猶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彼言聲聞于天見鶴鳴于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于地當復聞于天也補

喬樅謹案荀子東方生王仲任說鶴鳴詩竝以爲喻君子德脩于身名聞于遠意旨相同史記東方朔傳爲褚少孫所補

褚氏亦治魯詩者也又案東方生傳及論衡引詩鶴鳴九皐句無于字錢氏大昕謂白帖文選註初學記所引皆然唐石經始增于字今觀風俗通聲音篇萩文類聚天部及羣經音辨竝同益見古本之如此也

風俗通義六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補

王逸楚詞九章注鶴鳴九皐聞于天也補

蔡邕集蔡朗碑鶴鳴聞天

喬樅謹案蔡朗以魯詩教授是仲明習魯詩也

頎甫

潛夫論班祿篇班祿頗而頎甫刺補

喬樅謹案潛夫論本作班祿頗而傾甫賴文字譌不可讀顧氏廣圻以傾甫爲頎甫之誤卽詩祈父也今攷隸釋載高陽令楊著碑頎甫班爵洪景伯云詩以圻父作祈父此云頎甫益又借用案碑語正用此詩知三家今文是作頎甫顧說亘碻頎傾形近而誤賴字亦當作刺爲是今訂正之

白駒

蔡邕琴操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咏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喬樅謹案范甯穀梁傳注叙云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說與琴操合

縶之維之

王逸楚詞九歌注縶絆也詩曰縶之維之 補

於焉逍遙 補

蔡邕汝南周巨勝碑于以逍遥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潛夫論遏利篇白駒介推逐於山谷守志篤固秉節不虧 補

又本政篇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

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 補

黃鳥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蔡邕述行賦言旋言復又曰復邦族以自綏 補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

爾雅釋詁蕼牛蘈郭璞曰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高尺餘許

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遂惡菜也鄭箋云遂牛蘈也釋文遂本又

作蓫蘈本又作蕼馬瑞辰曰按郭本爾雅作蕼牛蘈蕼一

字鄭君所見爾雅本自作遂牛蘈耳遂音近秃蘈秃亦一聲

之轉說文頹秃貌正以聲轉爲義正義不知爾雅之蕼牛蘈

卽鄭箋之遂牛蘈遂以爲釋草無文誤矣馬說是也遂蓫古

聲近陸璣疏云遂今人謂之羊蹄名醫別錄云羊蹄一名蓫

陶隱居注今人呼爲秃菜卽是蓫音之誤引詩云言采其蓫

案作蓫者齊韓詩之異文易林巽之豫曰黃鳥採蓫既嫁不

答此齊詩之文也文選曹植七啟曰霜蓄露葵李善注云毛詩言采其遂遂與蓄音義同曹子建七啟及陶隱居引詩皆韓詩之文也

言采其蓄

爾雅釋草蓄蔯郭璞曰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補

喬縱謹案釋草又曰蓄蔯茅郭注云蓄華有赤者爲蔯蔯蓄一種耳亦猶蔆茗華黃白異名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河東關內謂之蓄幽兗謂之燕蓄一名曾弁一名蔯根正白著熱灰中溫啖之饑荒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有臭氣詩義疏言一種莖赤有臭氣即爾雅之蓄蔯茅毛傳所云惡菜也一種莖葉細而香即爾雅之蓄一名曾弁證據甚明郭注所云根白可啖也馬瑞辰曰以義疏取赤義說文瓊赤玉也儀禮鄭注曾弁色赤而微黑是其證矣

不惟舊因

白虎通嫁娶篇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

喬縱謹案毛詩惟作思因作姻與魯文異而義竝同爾雅釋詁惟思也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是其驗也

斯干

漢書劉向疏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楊雄將作大匠箴詩咏宣王由儉改奢

張衡東京賦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干群綜曰斯干謂宣王儉宮室之詩也

蔡邕宗廟祝嘏詞昔周王德衰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

喬樅謹案上文云遷都舊京而卽引斯干之詩以證之是魯說謂宣王中興有遷都之事也姚氏鼐云周之都嘗數遷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鄭懿王居廢邱宣王遭厲王之禍宜更擇都邑建宮室以斯干詩及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都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間也

西南其戶

張衡東京賦西南其戶 補

約之格格

爾雅釋訓格格舉也 補

攻工記匠人注約縮也詩曰約之格格 補

喬樅謹案格格毛詩作閣閣爾雅釋訓云云正釋此詩約之格格鄭君周禮注所引與爾雅合蓋亦用魯詩也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宇

楊雄將作大匠箴攸攸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

寒暑攸除烏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

喬樅謹案攸宇毛詩作攸芋傳云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攷周禮大司徒美宮室注云謂約榡攻堅風雨攸除君子攸宇與楊雄箴合葢亦據魯詩之文宇古文作寓宇幠義同國語晉語今君子之德宇注云宇覆也文選東京賦德寓天覆魯靈光殿賦廓宇宙而作京張載注云天所覆爲宇說文幠覆也釋名釋宮室曰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皆其明證然則幠字殆齊詩之異文歟

如翬斯飛

爾雅釋鳥雉伊洛而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補

喬樅謹案翬毛傳無訓鄭箋卽用爾雅爲解馬瑞辰曰爾雅又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說文翬大飛也此詩應取翬爲大飛之義以狀簷阿之勢猶今云飛檐也喬樅謂馬說非是詩上言如跂如矢如鳥此言如翬四如字皆以物象取譬言其廉隅之正形貌之顯則當從翬雉之義爲長朱子集傳以爲華采而軒翔其說得之

噦噦其冥

爾雅釋言冥窈也某氏注詩曰噦噦其冥孫炎注冥深闇之窈也 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訓冥爲幼正義曰冥幼釋言文本或作冥窈爾雅亦或作窈某氏及孫注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肅注少長之士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

璞曰幼穉者冥昧也喬樅攷釋文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則幼字乃窈之假借景純爾雅注竟以幼穉爲言失之冥窈之訓是魯詩義鄭箋以冥爲夜義亦與窈近

下莞上簟

爾雅釋草蒘鼠莞樊光曰詩曰下莞上簟 尚書正義 郭璞曰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鬚可以爲席 補

喬樅謹案毛詩鄭箋云莞小蒲之席也此詩之莞指鼠莞而言正義乃引釋草之藨苻蘺爲證其說非是攷說文莞草也可以作席藨夫蘺也不言藨可以作席藨非卽莞之屬觀蘭下云莞屬可爲席蒘下云蒲子可以爲平席其義自明藨爾雅本亦作莞者乃音近假借字耳

吉夢維何

潛夫論敘錄詩稱吉夢 補

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潛夫論夢列篇凡夢有象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此謂象之夢也 補

漢書五行志下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補

喬樅謹案志述劉向云則此所引魯詩之文維當作惟爲是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引詩惟虺惟蛇二語文同

朱紱斯皇室家君王

白虎通紱冕篇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詩云朱紱斯皇室家君王 補

喬樅謹案詳見采芑詩朱紱斯皇下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列女傳一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飤羣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也

喬樅謹案毛傳訓儀爲威儀鄭箋訓儀爲善義各不同馬瑞辰曰按說文非違也从飛下翍取其相背廣雅釋言亦曰非違也無非卽無違此士昏禮所云父送女命之曰夙夜無違命母曰夙夜無違宮事也又說文儀度也儀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王尚書經義述聞曰義讀爲儀儀度也謂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儀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王尚書曰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爲斷制也今按婦人從人者也不自度事以自專制故曰無儀左傳言婦義事處變之權詩言無儀者處常之道也列女傳孟母引詩此句而釋之曰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也三從釋詩無非無擅制正釋詩無儀此三家之訓也

無羊

九十其犉

爾雅釋畜牛七尺爲犉郭璞注詩曰九十其犉 補

喬樅謹案釋畜牛屬又曰黑脣犉某氏注曰黃牛黑脣曰犉蓋犉之名亦兼具二義毛傳訓九十其犉亦與某氏說同但

詩下章明言三十惟物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若以九十其特爲專指黑脣而言則與三十惟物句不合當主牛七尺曰特於義爲長

以薪以蒸

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大者曰薪小者曰蒸 補

喬樅謹案此與鄭君詩箋義同

衆惟魚矣旐惟旟矣大人占之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溱溱

潛夫論夢列篇詩云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溱溱此謂象之夢也 補

喬樅謹案溱溱蓁蓁毛詩作湊湊蓋假借字

應劭漢書音義周宣王牧人夢衆魚與旟旐之祥而中興 漢書敘傳注引補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七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闓運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八　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十一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小雅四節

喬樅謹案三家皆止以節標目大戴禮引式夷式已二語盧辯注云此小雅節之四章盧蓋据三家文也左傳昭二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亦止稱節惟毛詩連南山爲文耳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潛夫論愛日篇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据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補

喬樅謹案賢難篇又引此詩二語文同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荀子富國篇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補

喬樅謹案說文田部畷殘蓾田也詩曰天方薦畷今本說文作畷殘田氏據集韵類篇補之說文於詩兼採三家此所引詩作薦畷字與毛殊而殘蓾田之訓與董子言詩人刺爭田之訟合蓋本齊詩也荀子富國篇引此詩上文有非鬬而日爭句亦足與董子爭田之說相證明然則荀子書瘥字殆亦畷之假借歟

尹氏大師惟周之底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荀子宥坐篇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天子是辱

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補

潛夫論志姓氏篇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補

蔡邕集東鼎銘毗於天子

說苑政理篇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補

喬樅謹案據潛夫論以此尹氏爲尹吉甫是此數語爲陳古刺今傷時師尹之不善其職也說苑引詩語與荀子大同子政採輯說苑稱述詩義皆本魯說故與荀合氏者底之假借

痺者毗之假借卑者俾之假借穀梁隱二年注氏羌之別種
釋文云氏本作底此氏底通假之驗毛詩釋文云是毗王本
作埤卑民本又作俾案隋書律厤志作天子是裨裨亦假借
字卑民說苑作俾民從魯今文也
不弔昊天
蔡邕焦君贊昊天不弔
案又見蔡集太守胡君碑及崔君夫人誄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淮南繆稱訓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詩云
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補
說苑反質篇齊桓公謂管仲曰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

之可乎管仲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
親乎補
喬樅謹案說苑引此詩弗皆作不古本攷文庶民弗信弗亦
作不
高誘呂覽孟春紀注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補
卒勞百姓
潛夫論敘錄公卿尹師卒勞百姓補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新序雜事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
項領不亦宜乎補
潛夫論三式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補

中論爵祿篇長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蹻蹻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補

喬樅謹案中論語意與新序同皆本魯詩之義

嘉父作頌

蔡邕朱公叔諡議周有仲山甫伯陽父嘉父優老之稱也

案嘉父卽家父漢書古今人表嘉父與譚大夫寺人孟子並列中上知三家詩文並作嘉父也

式訛爾心以蓄萬邦

陸賈新語術事篇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字國治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魯詩之學出自荀卿卿嘗仕楚陸賈亦爲楚人則其說詩當亦本之荀卿矣蓄毛詩作畜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淮南泰族訓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水涸冬雷夏霜詩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於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霓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補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純陽

用事而反多霜急恆寒若之徵也

白虎通災變篇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

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 補

王逸楚詞九章注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 補

癙憂以痒

爾雅釋故癙痒病也舍人曰皆心憂懟之病也孫炎曰癙者

畏之病也 釋文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云癙詩作鼠案鼠卽癙之假借毛詩古

文作鼠三家詩今文作癙今毛詩云癙憂以痒此改從三家

今文非毛氏之舊也雨無正詩鼠思泣血尙作鼠字可證

憂心殷殷

爾雅釋訓殷殷病也 補

喬樅謹案爾雅此訓正釋詩語毛詩作慇慇者乃古文假借

字魯詩今文從殷爲正

視天夢夢

尒疋釋訓夢夢亂也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 毛詩正義 補

喬樅謹案說文夢不明也不明卽昏義故孫云昏昏之亂也

夢又通作芒文選陸士衡歎逝賦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

芒芒卽用正月詩民今方殆視天夢夢之語作芒者蓋齊詩

之異文韓毛並同魯作夢毛詩釋文引韓詩夢夢惡貌也是

其驗已

謂天蓋高不敢不蹐謂地蓋厚不敢不蹈惟號斯言有倫有脊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說苑敬愼篇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而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補

後漢書李固傳夏門亭長曰居非命之世天高而不敢跼地厚而不敢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補

喬樅謹案杜喬傳云喬故椽陳留楊匡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知此亭長卽楊匡也此所引詩云云意義並與說苑合

張衡西京賦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薛綜曰跼傴僂也補

蔡邕釋誨天高地厚而跼蹐之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局本又作跼局跼古今文之異蹐釋文引說文云小步也攷說文蹐趚兩引此詩足部云蹐小步也詩曰不敢不蹐又走部云趚側步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趚毛詩釋文蹐下不言韓詩文異則作趚者當是齊詩趚蹐古通說文疒部痜古文瘠字可證也

列女傳六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補

執我仇仇

爾雅釋訓仇仇謷謷言毀也舍人曰仇仇無倫理之貌爾雅釋文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仇仇猶謷謷也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釋文一云敖敖本又作謷舍人本傲作毀今詳舍人注以謷謷爲眾口毀人則作毀字者是仇仇得訓爲毀者攷禮記緇衣引此詩執我仇仇鄭君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不堅固之義與毀相近仇仇爲毀敗之毀謷謷爲毀謗之毀尒疋訓釋多兼二義如載謨食詐僞也載謨之僞義訓謀爲食詐之僞義訓詐譌又台朕賚畀予也台朕之予義訓余我賚畀之予義訓賜予皆其例也

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漢書谷永對曰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載漢書引詩能或滅之今漢書仍作盍蓋後人從毛詩改字也赫赫宗周二句又見五行志下之下載谷永對云云

列女傳七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漦在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元蚖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弃之先是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

逃聞童妾女遭弃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湎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惟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

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漢書五行志及楚詞天問章句言褒姒事與此同蓋皆本於魯詩滅五行志引作威與毛詩同釋文云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然則威滅古今字之異耳

高誘呂覽疑似篇注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補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蔡邕述行賦終其永懷窘陰雨兮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窘爲困鄭箋訓窘爲仍義各不同呂記引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爲迫與毛同義據班固漢書敘傳云

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謂淮南等父子相仍再亡其國也則箋
以窘訓仍葢用齊詩邵晉涵爾雅正義以釋詁郡仍並訓爲
乃云郡通作窘卽引鄭箋爲證王氏經傳釋詞以法言孝至
篇郡勞王師爲卽仍勞王師然則魯訓當與齊同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中論貴驗篇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親賢求助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曾釗云輔爲伏兎別名輔與兎聲近故伏兎謂之
輔伏兎車轐也形如屐所以夾持車軸故輔引申之義亦爲
夾持說文面部酺頰車也葢夾亏車則從面爲酺夾車軸則
從車爲輔義本相近此詩取喻于輔者輔爲持車之物與賢

者佐理同古擬輔臣於秉軸卽其義矣馬瑞辰曰曾說是也
說文轐車伏兎也轐之言僕也僕附也轐輔附聲義正相近
耳下章屢顧爾僕僕當卽轐之假借呂氏春秋權勳篇虞之
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此
卽詩無棄爾輔之義其爲車之輔木無疑矣淮南人間訓作
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以呂氏春秋證之輪當爲輔之譌又
易輿脫輻說文引亦作輹謂益其輹以固輔非謂以輔助輻
也員于爾輻輻當作輹易輿脫輻釋文作輹是其證復从畐
省聲故譌作輻耳說文輹車下縛也今本作車軸縛者誤葢
伏兎在輿底本不相連須輹縛之伏兎爲任力之處非一革
所能勝故須益其革輹耳

侻侻彼有屋速速方穀民今之無祿夭夭是椓

爾雅釋訓侻侻瑣瑣小也速速蹙蹙惟速鞫也舍人曰侻侻形容小貌爾雅釋文補

喬樅謹案釋文侻音此說文作佻音徒弔說文人部佻小貌從人㠯聲引詩佻佻彼有屋蓋三家之異文馬瑞辰曰侻字與絧字从㠯聲同義爾雅釋文云郭音徒卽佻字之音廣韻佻下有嫵字注云小貌又佻之別體也

後漢書蔡邕釋誨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李賢注曰小雅速速方穀天天是椓毛萇注速速陋也鄭元注穀祿也言鄙陋小人方貴而得祿也韓詩亦同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並也

喬樅謹案速速毛詩作蔌蔌爾雅釋訓云云正釋此詩速速之義蔡用魯詩故文與爾雅合說文有遬無蔌又曰遬籀文速蔌蓋卽遬之省穀者穀之假借老子孤寡不穀他書皆作不穀呂覽觀表衞右宰穀臣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作穀臣列子天瑞鸇之爲布穀釋文本又作穀其證也椓與詠通王逸楚詞章句詠猶譖也蔡邕釋誨云天天是加者據說文云誣加言也是加亦與詠譖義同故變文以協韻耳

詩矣富人哀此煢獨

趙岐孟子章句二詩小雅正月之篇苛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煢煢獨嬴弱者耳補

揚雄元后誄哀此煢獨

王逸楚詞離騷注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補

喬樅謹案煢毛詩作惸傳云單也與此同義

十月之交

詩箋曰此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

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

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之時司徒乃鄭桓公

友非此篇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案鄭君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當爲刺厲王

攷十月篇鄭說出於魯詩則以下三篇宜亦從魯爲說也

詩譜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

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補

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

亦孔之哀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

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

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

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變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

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詩不云乎亦孔之醜補

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補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見上

喬樅謹案鞠凶毛詩作告凶中壘所據是魯詩文鞠卽告字

之假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詔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補

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

史記天官書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補

史記集解劉向以爲日月蝕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補

說苑政理篇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補

白虎通諫諍篇過惡已著民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補

喬樅謹案蝕毛詩作食下文同食者蝕之古文史記天官書及劉向說皆作蝕葢據魯詩也

爆爆震電

王逸楚詞遠遊注靈爆電貌詩曰爆爆震電補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荀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案當作卒此傳寫者依毛詩爲之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言憯曾也憯者替之假借說文替曾也引詩替不畏明是其證也憯通作噆節南山憯莫懲嗟釋文作噆是也憯又通作慘此詩胡憯莫懲釋文云憯亦作慘皆替之假借字

漢書谷永傳百川沸騰補

張華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通靈助化位相亞也

地動臣叛君山崩王道訖川竭神去國隨己亡海投九仞之

魚流水涸國之大誡也澤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騰

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黑白不

別大亂之徵也山水總論補

喬樅謹案茂先引詩亦作卒崩與中壘同是用魯詩也毛詩

釋文崒本亦作卒葢三家之文

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惟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惟趣馬

蹶惟師氏闇妻扇方處

漢書谷永曰食地震對曰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

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埶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

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曰以不臧此其效也夫妻之

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誠修後宮之政明尊

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

者咸得進秩各得厥職以廣繼序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

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

門治而天下亂者也顏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

也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

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權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

食爲不善也

喬樅謹案小顏不見魯詩集注云云當是漢魏諸家舊注引

述魯詩之說而師古襲用之也錢氏大昕曰古書庸與閻通

左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谷永對策引小雅豔妻作閻妻鄭箋以豔妻爲厲王后葢其女之族姓閻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閻聲相近書毋若火始焰焰漢書作庸庸故知庸卽閻也

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才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象也 補

喬樅謹案歆語葢述魯詩之說

班倢仔賦哀裒閻之爲郵師古曰詩曰閻妻煽方處喬樅謹案此與谷永同以豔爲閻皆用魯詩之文今本列女傳班倢仔篇述此賦乃作豔字此後人轉寫以毛詩妄改之耳又漢書楊賜傳抑皇父之權損豔妻之愛賜用魯詩當作

閻字疑亦後人所改也

潛夫論本政篇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穻禹皐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踽聚而致災異 補

喬樅謹案毛詩楀漢書古今人表作萬此齊詩文也魯詩楀作踽毛詩煽說文作偏魯詩作扇皆古今文之異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詩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戕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據此知毛詩作臧鄭乃據魯改讀爲戕也

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

喬樅謹案應劭漢書五行志注曰慙且辭也言不且遺一老杜預左傳注亦云慙且也說文慙問也謹敬也从心㚔聲一曰說也一曰且也段氏注云問者閒之誤閒者冇之誤今本說文且字譌作甘玉篇引說文一曰且也可證此詩慙字當訓且訓冇至方言慙傷也慙字乃慙之譌攷說文慙字云楚潁之閒謂憂曰慙與方言同郭景純注乃引詩不慙遺一老爲證云亦傷恨之言也誤矣

蔡邕陳太邱碑天不慙遺一老俾屏我王

又焦君贊不遺一老屏此四國

喬樅謹案據中郎文是魯詩作俾屏我王與毛詩字異

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嗟嗟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嗟嗟

喬樅謹案密勿毛詩作黽勉與魯文異而義同

爾雅釋訓謷謷毀也舍人曰謷謷眾口毀人之貌

爾雅釋文補

喬樅謹案嗟嗟謷字通潛夫論作敖敖郎嗟之省毛詩讒口囂囂釋文云韓詩作嗟嗟魯詩異毛而同韓

潛夫論難賢篇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聖人之居世也亦誠危矣

補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荀子正論篇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噂說文作僔僔聚也啫本又作沓僔沓皆三家之異文僔字又見左傳僖十五年引詩今說文口部噂字下亦引此詩云噂聚語也文選注二十三所引毛詩正作噂啫傳云噂猶噂噂沓猶沓沓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朱氏彬曰屈原天問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詩言小人之情聚則相合背則相憎其義較傳箋尤爲直捷

悠悠我里

爾雅釋訓攸攸嘒嘒羅禍毒也樊光曰詩云攸攸我里補
喬樅謹案樊光引詩攸攸我里攸字卽悠之省今本爾雅作
篠與樊本異里字今釋文譌作思宋刻不誤宜從之毛詩釋文里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痗後人改也毛意以里爲痗之假字鄭用魯義故與毛異又釋故悝憂也郭注引詩悠悠我悝段氏詩經小學以爲所見本不同臧鏞堂曰案雲漢云如何里篠里憂也爲悝字之假借三家詩當有作悝者郭注爾雅悝憂當引詩云如何里今作悠悠我里誤也

雨無正

詩箋曰刺厲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補
喬樅謹案毛敘以此篇爲刺幽王鄭君改毛從魯謂是刺厲王之作詩箋云云俱據厲王流彘時爲說皆本之魯詩訓故

浩浩昊天

高誘呂覽下賢篇注鵠讀浩浩昊天之浩

喬樅謹案呂覽高注云云卽讀從此詩也

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新序雜事五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 補

昊天疾威不慮不圖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旻天疾威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

詩正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

天誤陸孔所據本各異孔說爲正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

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鄭君据魯

詩爲說是魯詩文亦作昊天也

揚雄豫州牧箴不慮不圖 補

喬樅謹案子雲所據是魯詩文漢書敘傳注引詩不慮不圖

與毛詩作弗者文異皆本三家之詩今詳鄭箋亦作不慮不

圖尤足驗魯詩之文如此

若此無罪薰胥以鋪

蔡邕釋誨下獲薰胥之幸

喬樅謹案班固敘傳薰胥以刑小顏集注引晉灼云胥魯韓

詩作薰薰帥也胥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今攷後漢書

蔡邕傳注引韓詩曰熏胥以痛然則作薰者魯齊詩耳晉灼

以爲三家皆作薰意謂薰熏字同也

應劭漢書注詩云若此無罪論胥以鋪胥靡刑名也 漢書楚元王傳

注引補

喬樅謹案應劭多用魯詩此引作論胥以鋪疑後人順毛改字論卽淪之譌也以胥靡爲刑名者晉灼云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詩箋曰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正長也長宮之大夫於王流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罷勞也

喬樅謹案周宗左傳昭十六年引作宗周詩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馬瑞辰曰周宗與宗周有別正月詩赫赫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又洛邑亦名宗周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卽宮于宗門鄭注周旣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若周宗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杜注周宗諸姬也穆天子傳云赤烏氏先出自周宗郭注云與周同始祖是周宗皆謂與周同姓者耳詩周宗當爲宗周傳寫誤倒左傳引詩正作宗周旣滅是詩本作宗周之證箋云周宗鎬京也鄭箋詩時尙作宗周故解與正月同正義謂周宗宗周皆言爲天下所宗誤矣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補詩箋曰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

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補

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潛夫論救邊篇庶曰式臧覆出爲惡補

詩箋曰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

復爲惡也補

如何昊天

蔡邕集蔡朗碑如何昊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

詩箋曰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饑成而不

安謂王于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暬

御左右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補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對讒言則退

蔡邕集蔡朗碑凡百君子補

賈山至言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

下已潰莫之告也詩曰聽言則對讒言則退補

新序雜事五齊宣王謂閭邱卬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

也卬對曰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讒言則退

庸得進乎補

喬樅謹案賈山以此詩與桑柔詩靡言不能胡此畏忌類引

說詳桑柔篇桑柔爲刺厲王之詩益見此詩同爲刺厲王也魯說

蓋非無據毛詩聽言則答此答字作對者案廣雅云對當也

當古答字又消作合爾雅合對也左氏宣十二年傳既合而

來奔杜注合猶答也合皆卽畣之消鄭箋云答猶距也合有閉義故引申之訓爲距卽孟子所謂詖詖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也

詩箋曰辞告也眾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 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用訊徐音息悴反告也戴氏震云今本訊乃辞之譌訊問辞告義各不同陳風墓門歌以訊之釋文云本又作辞與此並同當作辞爲是喬樅攷陳風歌以辞止辞予不顧列女傳及楚詞章句所引魯詩皆作辞字此詩箋正云辞告也則魯詩文作辞無疑矣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潛夫論本政篇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佞彌巧者官彌尊也 補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詩箋曰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 補

喬樅謹案魯詩之說此詩爲刺厲王以流彘事證之信而有徵矣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詩箋曰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

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補

昔爾出居誰從爾作室

詩箋曰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補

小旻

詩箋曰所刺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補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列女傳八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爲不疑毋篇補

喬樅謹案昊字葢旻之譌轉寫者因雨無正詩有昊天疾威句而誤也

歛歛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荀子修身篇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語諺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云噂噂沓沓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補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訾訾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爾雅釋訓翕翕訾訾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

職也郭璞曰賢者陵替奸黨熾背公恤私曠職事毛詩正義補

喬嶷謹案眾經音義云吸古文歙唫二形是歙唫字同爾雅作翕卽歙喻之省文詘與呰亦通用毛詩作渝渝詘詘釋文引爾雅亦作渝渝此膩毛詩之文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潛夫論卜列篇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補

高誘淮南覽冥訓注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補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高誘呂覽不二篇注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補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列女傳二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補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是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補

高誘呂覽安死篇注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補

高誘淮南本經訓注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昏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佗補

喬樅謹案高誘注呂覽及淮南引詩云云說與荀子合是據魯詩之義鄭君箋詩亦與高誘說同

說苑雜言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二柳下妻篇亦引詩人知其一二句

史記三王世家廣陵王策戰戰兢兢補

漢書成帝紀初元元年詔戰戰兢兢

案戰戰兢兢句又見漢書哀帝紀詔

說苑敬愼篇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誡敬愼所忽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誡不思而以存身全國亦難矣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補

又曰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柰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愼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恐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益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

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
子顧謂弟子曰記之哉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補
說苑雜事四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
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
履民之上凜乎如以腐索御奔馬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
補
喬樅謹案如臨深淵二句又見說苑政理篇
蔡邕中鼎銘戰戰兢兢又西鼎銘如履薄冰
趙岐孟子章指如臨深淵戰戰思栗 補
小宛

詩箋曰亦當爲刺厲王 補
翰飛戾天
揚雄逐貧賦翰飛戾天
明發不寐
王逸楚詞招魂注發旦也詩云明發不寐 補
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列女傳八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更始夫人篇
喬樅謹案毛詩一作壹鄭箋正作一醉是用魯詩之文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新序雜事五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補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爾雅釋蟲蜮蛉桑蟲舍人曰蜮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御覽五百四十五補

又曰果蠃蒲盧郭璞曰卽細腰蜂也俗呼爲蠙蜻補

揚雄法言學行篇蜮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似我似我久則肖之矣補

說文虫部蠙蠃蒲盧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雌詩曰蜮蛉有子蠙蠃負之補

喬樅謹案茂先引十月之交用魯詩文則此亦魯詩也細腰

無雌語亦與說文合蠙說文云或从果是蠙蜾字同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列女傳一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楚子發母篇補

相彼鴇鴇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漢書東方朔答客難曰王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鴇鴇飛且鳴矣補

潛夫論讚學篇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傳已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補

中論貴驗篇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遷善不懈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中論說詩與東方生語合皆述魯詩之義脊令當作鶺鴒爾雅釋鳥鶺鴒鵙渠郭注云飛則鳴行則搖東方生引詩正作鶺鴒與爾雅同知魯詩之文然也相毛詩作題傳云題視也魯詩作相相亦視也潛夫論引詩仍作題彼鶺鴒疑後人順毛而改耳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爾雅釋鳥桑扈竊脂李巡曰竊脂一名桑扈春秋正義郭璞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膏脂食之因以名云 補

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高誘注桑扈青雀一名竊脂 補

喬樅謹案鄭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隨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陸璣疏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謂竊脂爲肉食此漢魏人相傳舊說也左傳正義以竊脂爲淺白別爲一解與淮南子高注爾雅郭注毛詩陸疏桑扈爲青雀者說異

宜豜宜獄

周官射人注豜讀如宜豜宜獄之豜 補

喬樅謹案毛詩豜作岸此假借字韓詩作犴見毛詩釋文豜犴字同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注引詩宜犴宜獄漢書刑法志豜獄不平云云注引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豜班書皆據齊

詩服說多從魯訓然則齊韓與魯文同矣

說文豸部豜胡地野狗或從犬作豜詩曰宜豜宜獄補

風俗通曰宜豜宜獄豜司空也周禮凡萬民有罪離于法者

役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御覽六百四十三引補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高誘淮南覽明訓注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補

喬樅謹案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是古者求卜

握粟以酬卜者故史記日者列傳曰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

糈糈亦粟也

小弁

趙岐孟子章句十二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

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補

漢書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

子相疑何也積毀之所生也武五子傳補

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爲寒心

案杜欽說闕睢用魯詩則此亦魯詩也

喬樅謹案卞毛詩作弁諸所引三家詩亦作弁卞弁古通左

成十八年傳弁糾襄廿九年傳取弁釋文竝云弁本作卞其

證也此卞字蓋魯詩舊文他詩作弁者後人轉寫改之耳

後漢書黃瓊傳伯奇至賢終於放流李賢注說苑曰王國子

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欲立其子爲太子說王曰伯奇好

宴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傍王上臺視之卽

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遥見之乃逐伯奇也補

喬樅謹案漢書馮奉世傳贊注引說苑與此略同

揚雄琴清英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思伯奇作子安之操御覽五百人十八琴部補

蔡邕琴操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放之於野伯奇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於宣王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感悟遂射殺後妻補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舞賦注引琴操文略同應劭風俗通義二云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說亦與此合弁彼鴥斯歸飛翽翽

法言學行篇翽翽之黨甚於鴥斯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歸飛提提左思魏都賦翍翍精衛段氏玉裁以爲翍翍飛貌卽提提也提提毛傳訓爲羣貌法言云翽翽之黨亦羣也翽翽提提皆翍翍之假借豈卽魯詩異文與

爾雅釋鳥鴥斯卑居郭璞曰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

呼爲鵂鳥是也補

何辜于天

趙岐孟子章句十二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章指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通氣於親常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補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

蔡邕述行賦周道鞫爲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淫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爲憂用老心之憂矣疚如疾首

漢書中山靖王勝對曰眾口鑠金積毀銷骨讒言之徒纍生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周潰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

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疚如疾首師古曰擣築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補

喬樅謹案擣毛傳訓爲心疾釋文云擣本或作擣韓詩作疛義同擣築之訓蓋舊注據魯詩爲說而小顏襲用之耳

王逸楚詞九懷注不脫冠帶而臥曰假寐詩曰假寐永歎補

論衡書虛篇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曰惟憂用老補

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補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淒淒

說苑雜言篇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淒淒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補

喬樅謹案莞葦毛詩作萑葦韓詩作薍葦萑薍字同又與莞通儀禮公食大夫禮記加萑席注云今文萑皆爲莞是也泲毛訓爲眾廣雅釋訓云泲泲茂也葢本魯故不知所艐

爾雅釋故艐至也孫炎曰艐古屆字也釋文補

喬樅謹案艐字從舟卽此詩譬彼舟流不知所艐之艐說文艐舟著沙不行也方言艐至也又云艐宋語也古雅之別語也郭注云雅謂風雅漢書司馬相如傳踶以艐路兮注引張揖云艐著也著與至義近毛詩作屆魯詩作艐故叔然謂艐古作屆字也

惟足跂跂

高誘淮南原道訓注跂跂行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惟足伎釋文云伎本又作跂白帖引詩正作維足跂跂攷漢書東方朔傳跂跂脈脈善緣壁跂跂二字卽本此詩跂又通作趍玉篇趍趍鹿走也又曰行皃是已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高誘淮南時則訓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補

喬樅謹案呂覽季冬紀高注引詩二語同

譬彼瘣木疾用無枝

爾雅釋木瘣木荷婁樊光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荷婁者厄傴內病磈磊無枝也爾雅釋文補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某氏注同

說文疒部瘣病也詩云瘣木一曰腫旁出也補

中論藝紀篇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補

喬樅謹案瘣毛詩作壞傳云壞瘣也謂傷病也壞字卽瘣之假借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列女傳五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魏乳母篇補

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已知親之過大

趙岐孟子章句十二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補也

喬樅謹案墐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引詩曰尚或殣之亦三家之異文墐殣古相通假左傳云道殣相望正作墐字

巧言

亂如此憮

爾雅釋詁憮大也郭璞曰詩曰亂如此憮補

喬樅謹案憮毛詩作憮憮者憮之假借字毛傳亦訓爲大與爾雅同

昊天已威予愼無罪

列女傳八詩曰昊天已威予愼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遘咎也王章妻傳補

爾雅釋詁愼誠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慎爲誠與爾雅同馬瑞辰曰經典誠僞之誠無用眞字者惟諸子百家乃有眞字爾雅訓慎爲誠當卽以慎爲眞字之假借慎从眞聲卽兼眞義也

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新序節士篇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補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潛夫論衰制篇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

補

喬樅謹案君子如祉二句又見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引詩毛傳云祉福也攷左傳昭十七年范武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與潛夫論說合魯詩以祉爲喜訓與毛異馬瑞辰曰福與喜義本相通爾雅禧福也禧亦通作喜莊子讓王篇云時祀謹敬而不祈喜祈喜卽祈福也喜可訓福則知祉爲福亦可訓喜矣其說亦通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潛夫論交際篇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

補

喬樅謹案二語又見述赦篇

何休公羊傳解詁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成公三年補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列女傳七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殷紂
妲己傳又曰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楚考李后
說苑政理篇詩云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
亂也補

爾雅釋詁餤進也舊注曰餤甘之進也龍龕手鑑補
喬樅謹案餤承上文盜言孔甘而言以餤食爲喻故尒疋注
云甘之進也餤與啖同禮記表記引詩作亂是用鹽與魯詩
字異

秩秩大猷
爾雅釋詁秩秩智也郭璞曰智慮深長

喬樅謹案毛傳訓與爾雅同攷說文戴大也从大戠聲讀若
詩載載大猷此三家詩異文也秩葢戴之假借

聖人莫之
爾雅釋詁漠謀也舍人注漠心之謀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聖人莫之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作謨然則
知三家今文有作漠者矣洪範五行傳云思心曰睿睿作聖
詩言聖人漠之故舍人爾雅注以心之謀爲訓也

躩躩黽免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史記春申君傳詩曰躩躩黽免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補

喬樅謹案新序善謀篇引詩同是魯詩之文躩躩黽免二語

在上他人有心二語在下與今毛詩異趯趯當從新序作躍
躍戰國策秦策引此詩高誘注云躍躍跳走也又云狡兔騰
躍以爲難得是魯詩文同毛作躍也史記正義引韓詩章句
云趯趯往來貌易林謙之益曰狡兔趯趯良犬逐咋然則作
趯者乃齊韓之文耳說文趯躍也躍迅也玉篇躍跳躍也趯
跳踴也趯與躍訓義並同
高誘戰國策注他人有毀害之心已忖度之躍躍跳走也鬼
狡也言狡兔騰躍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
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 補
蜮蜮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潛夫論交際篇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

矣 補
喬樅謹案高誘呂覽重己篇注酏讀如詩蜮蜮碩言之蜮是
魯詩文作蜮蜮
居河之湄
爾雅釋水水草交爲湄舍人注水草木交合也水經注
注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左傳僖八年正義 濟水篇李巡
郭璞注詩曰居河之湄
補一
喬樅謹案湄毛詩作麋此所引是據舊注魯詩之文麋卽湄
之假借
職爲亂階
潛夫論三式篇職爲亂階 補

喬樅謹案漢書朱博傳諫大夫龔勝等議職爲亂階云云亦用魯詩之語勝與龔舍皆治魯詩也

既微且殷

爾雅釋訓既微且殷骭瘍爲微腫足爲殷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骭脚脛瘍瘡補

喬樅謹案釋文引誤脫上字耳殷釋文云本或云癥足上創與雅訓合釋文云本或作殷並籀文癥字攷說文癥脛氣足腫引詩云既微且癥作癥者或齊韓詩之異文與何人斯

淮南精神訓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補

喬樅謹案據高誘淮南注知魯詩之說是以暴公與蘇公因爭閒田搆訟而蘇公作此詩以刺之也

胡逝我陳

爾雅釋宮堂涂謂之陳孫炎曰堂涂堂下至門之徑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陳爲堂塗塗即涂也

我聞其聲不見其人

列女傳三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衛靈夫人傳補

喬樅謹案毛詩人字作身與魯詩文微異

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爾雅釋樂大篪謂之沂大塤謂之篪舍人注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詩曰仲氏吹篪（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又注曰塤壎銳上平底形象秤錘大者如鵝子聲合黃鐘大呂也小者如鷄子聲合大簇夾鐘也皆六孔與篪聲相諧故曰塤篪相應（御覽五百八十一補）風俗通義六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補）

喬樅謹案塤毛詩作壎太平御覽兩引詩皆作塤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補）

荀子儒效篇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

喬樅謹案爲鬼爲蜮六句又見正名篇引詩

王逸楚詞大招注蜮短狐也詩云爲鬼爲蜮（補）

喬樅謹案劉向說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語見漢書五行志下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五行傳曰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蓋氣精也又藝文類聚一百引毛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測其物不可見蓋氣精也云云自南越至猶惑也文與漢志同歐陽氏上引洪範五行傳則詩曰以下當亦採摭五行傳語毛字或歐陽以意加之得作測與今詩異知斷非毛詩也

爾雅釋言靦姤也舍人曰靦擅也一云面貌也（釋文）孫炎曰靦人面姤然（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詩正義引說文云靦面見人姤面靦也今本說文

作靦面見也馬瑞辰曰據爾雅釋文引舍人注靦一云面貌也國語吳語韋昭注靦面目之貌說文面見當爲面貌形近之譌詩正義引說文面見人當作人面貌也爲允段玉裁从詩正義改作面見人也亦誤至說文姤面醜也當从詩正義引作面靦爲正靦姤皆人面之貌作醜者形近之訛說文靦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爲靦字大徐本靦譌作醜是亦醜靦易譌之證後人據說文誤本因以姤爲面慙貌失之

卷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說苑立節篇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補

喬樅謹案說文緺帛文貌引詩緺兮斐兮此三家詩今文也萋字乃緺之假借字

詍兮侈兮

爾雅釋言詍離也郭璞注見詩

補

喬樅謹案邢疏引此詩哆兮侈兮以詍哆音義同今據郭注明言見詩當是舊說據魯詩之文引詍兮侈兮爲證故景純云然攷說文哆張口也詍離別也讀若論語跦足之跦今論語跦字作啟啟開也離亦有開之義張口猶言開口故哆詍訓義相通耳

唆唆幡幡

漢書揚雄反離騷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令蘇林曰唼音詩唼唼幡幡之唼宋祁校本補

喬縱謹案子雲文唼佞二字卽用此詩唼唼之義知魯詩作唼唼幡幡與毛文異蘇林所引詩正據魯言之又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作倢倢幡幡當爲韓詩之文捷倢皆唼字之假借勞人慅慅

爾雅釋訓慅慅勞也補

喬縱謹案邢疏以慅慅卽蒼伯詩之勞人草草毛傳草草勞心也慅草音義同今攷廣雅云慅慅憂也曹憲音草毛詩草字爲慅之假借魯詩今文正作慅慅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漢書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武五子傳補說苑建本篇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補

猗于畝邱

爾雅釋邱如畝者畝邱李巡注謂邱如田畝曰畝邱也孫炎注方百步也並詩正義補

皇清經解續編卷 千百二十八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實 校